◎青玉獅子香爐◎

陳舜臣 著

姚巧梅 譯

【陳舜臣作品集】

◎推理小說

陳舜臣作品集⑨

青玉獅子香爐

原 書 名／青玉獅子香炉
作　　者／陳舜臣
譯　　者／姚巧梅
地圖繪製／黃奕龍
責任編輯／游奇惠・溫秋芬
發 行 人／王榮文
出版發行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汀州路3段184號7樓之5
郵撥／0189456-1　電話／365-1212
傳眞／365-7979

著作權顧問／蕭雄淋律師
法律顧問／王秀哲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電腦排版／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　　刷／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□1997年9月16日　初版一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
售價140元（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）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Printed in Taiwan）
ISBN 957-32-3354-1

YLib 遠流博識網
http://www.ylib.com.tw/ E-mail:ylib@yuanliou.ylib.com.tw

青玉獅子香爐

陳舜臣 著

姚巧梅 譯

3 8888 07117607 1

壹

北京正陽門外的西邊，有個地區叫「琉璃廠」。從前通西山的河道就在旁邊，由於搬運以前，建造宮殿用的琉璃瓦就在這裡燒製。所以，就將官窯設在該處。後來，官窯荒廢漸漸形成市燒琉璃用的原料土有地利之便，所以，就將官窯設在該處。後來，官窯荒廢漸漸形成市街，而成為書肆、文具、書畫古董店林立的文化地區。

清末，夏仁虎在《舊京瑣記》記載：

> 琉璃廠為書畫、古玩商鋪萃集之所。其掌各鋪者，目錄之學與鑑別之精，往往過於士夫。

一九二〇年（民國九年），這裡的琉璃廠，新開了一家賣工藝品的潤古堂。這種店在這一帶有很多，因此，這家新開的店並不特別引人注目。況且，這家店像是刻意躲著四周

的眼光似的悄悄地開張了。

王福生是潤古堂的主人。他原非商人，而是從事翡翠與玉加工的雕刻匠。店鋪的出資者是一名叫野口什麼的日本人，王福生不過是形式上的店主，幾乎是個傀儡。

辛亥革命推翻清朝，建立中華民國，時值日本大正元年。許多滿洲旗人和宮廷官僚都失去了俸祿，而不得不依靠典當度日。他們紛紛賣掉祖傳家寶和皇帝賜與的寶物，這對收藏家而言，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。

那名叫野口什麼的日本人，是個在日本擁有幾個有力收藏家客戶的古美術仲介商。他爲了採購中國美術品而投資開設潤古堂，並以具備工匠誠實性格和鑑定眼光的王福生爲名義上的店主。

王福生的寡慾也是野口選中他的理由之一。但是，這僅限於金錢方面，對於工作，幾乎沒有人比王福生更加熱中於工作之中了。

王福生願意受雇爲店主，是因爲收入固定和時間自由。他想做的不是禮品用的工藝品，而是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技術並遺留後世的不朽作品。在此之前，他雖在工藝局工作，但是，無論在經濟、時間方面，都不是那麼地充裕。

最反對他接受做潤古堂名義上店主的是媳婦素英。

王福生有個非常優秀的兒子，以公費生的名義赴日本留學時，在東京和同是留學生的程素英結婚。返國後，他們參加革命運動，而年輕的夫君因爲操勞過度，病死於廣東。成爲遺孀的素英，帶著丈夫的遺骸返回北京，並在女子學校教書自立更生。

時值五四運動的翌年，全國年輕人熱中於投身在這個被認爲是民族光榮的運動中。素英對於夫家的事，在做法上雖有逾越之虞，但她仍以相當嚴厲的言詞表示反對。

反對的理由是，新開的店鋪，目的在使中國的文化遺產流失到日本去。她認爲，這是不可原諒的。

「我既沒有兒子也沒有孫子，要留下什麼?能留下的也只有依賴本領做出來的上等好玉罷了!如果留在工藝局，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我年紀也一大把了。這份工作既能保障生活，時間又充裕，對我而言，眞是求之不得呢!」

經王福生這麼一說，素英也不吭聲了。儘管不是她的責任，但老工匠的獨子、她的丈夫死了，且沒留下一兒半女也是事實。

——就算公公不接受，總還是會有人扮演這個角色。

素英如此一想，便放棄了說服。她是個才二十一歲的年輕遺孀。

開始經營潤古堂時，王福生把在工藝局工作的愛徒李同源挖角過來。李同源才二十歲，可是，雕刻玉器的功夫，連師父都不免折服。

「自有記憶以來，就在雕刻玉器了。」

李同源經常如此說道。

李同源很聰明，於是工藝局的書記就教他讀書識字。所以，他雖然沒有上過學堂，卻擁有相當於中學生程度的學力，也懂得會計。

王福生當上潤古堂的主人後，便將店務交給李同源，自己則完全投入玉器的雕刻。找到自己喜歡的玉以後立刻買進，一有空閒就把玩這些玉器。

王福生相信玉是有生命的。不曾被琢磨及雕刻刀雕琢過的玉，只能算是沉睡著的。他認為，將睡著的玉喚醒是自己份內的工作。

另外，據他的說法，玉如果要眞正地展現生命力，就必須吸吮人肌膚的精髓，而且必須是女人的肌膚。他讓女人懷抱著正在雕刻中的玉。不但如此，工作時，他還讓女子坐在一旁，但不是用來充當模特兒。即使他雕獅子狗、龍的時候，也是如此。

年輕時，他讓自己的妻子擔任這份工作，但是，從很早以前開始他就說道：

「老太婆衰萎的皮膚，已經沒有精髓可讓玉吸取的了！」

因此，他找了別的女人替代。

開始經營潤古堂的時候，找了附近賣糖果的寡婦，她是個年過三十，散發著成熟韻味的女人。

王福生嗜酒，喝醉了，就經常抓著李同源說醉話：

「的確，你玉雕刻得很漂亮，這個呀！我也承認。不過，如果讓我來評斷，我的作品有……有人問的溫暖，是你雕刻的玉所沒有的，可惜呀！」

老實的李同源恭敬地聆聽師父說話。可是，無論再怎麼說，他還是不讓女人抱著玉，工作時也不讓女人待在身邊。

（師父刻出來的玉，確實有著不可思議的暖意，屬於人的……。）

李同源比誰都清楚這個事實。但是，他無論如何都不相信師父作品中的暖意，是因爲吸取了女人肌膚精髓的關係。

（一定跟技術有關。）

新一代的匠人李同源，打從心底否定師父異想天開的想法。

玉有硬玉和軟玉兩種。雲南和緬甸生產的翡翠等硬玉，都太堅硬而無法施以精細的雕刻。雕刻玉器用的通常是崑崙（新疆）生產的軟玉。但是，雖是軟玉，也還不如做印章的青田石和壽山石來得軟。

玉的光澤，自古以來即爲中國人所憧憬。常見的宋瓷，即是以其特質接近於玉而經常被拿來創作。

軟玉只有新疆生產，所以，即使垂涎，也不是那麼容易到手，這和國力的消長也有關係。壓制西域的力量一旦消失，那麼中國也會失去玉的供給。

清朝時，崑崙山脈玉的開採屬於國營。不僅嚴禁民間開採，對於玉的買賣也作了限制。乾隆年間，兵部侍郎（相當於國防部次長）高樸，對盜採玉和走私者判處死刑。然而，即使施行死刑，走私仍然無法杜絕，這足以說明人們對玉是何等地憧憬了。

關於玉有許多迷信。讓死者嘴裡啣玉，可以防止屍體腐爛即是一例。藥房的人蒐購雕刻玉以後留下的玉的屑粉，是因爲能賣給罹患重病的病人家屬。生於舊時代的王福生，對玉擁有奇特的信念並非不可思議的事。

一九二三年（民國十二年）春天，經常來兜售書畫的宦官郭祥，帶著幾張相片出現在潤古堂，向王福生下訂單：

「能不能做和這個一模一樣的香爐？」

清朝覆亡以後，廢帝溥儀因優待的條件，被允許保有尊號，並可留用以前在宮內的侍從人員。在同一個條件的第三項中，清帝本應移居到北京的西郊，但溥儀卻未遵行而仍繼續居住紫禁城內。因此，還有四百七十名宦官和一百多名宮女住在城內，侍奉著被廢除了的皇帝。郭祥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「這是件做得相當精美的玉器！」

看著相片，王福生說道。

相片有好幾張，從各個不同角度拍攝同一個香爐。包括底部及內側都拍了。香爐的底部雕著銘文：

乾隆三十四年

——正值一七六九年。

這是一座三脚的火缽型香爐，蓋子上雕有一隻蹲著的獅子，兩側把手則仿龍頭而造，亦即雙龍耳。

「能做吧？這裡有尺寸。」

郭祥從懷裡掏出寫了尺寸的紙片。

王福生接過去，核對著相片看了一會兒，說道：

「高三寸……，不過，不知道是什麼顏色？」

雖然同樣是玉，但是，顏色從乳白色一直到帶有藍色、綠色、黃色都有，而且還有深淺的差別。相片是黑白的。

「顏色我記得，你那裡應該有各種原玉吧？嘿，讓我瞧瞧！」

李同源和素英也在場。

（莫非要答應下來？）

兩人凝視著王福生的臉。

郭祥要求製造贗品。

「我想看看眞品！」

王福生回答。

「有眞品的話，我就用不著那麼費心囉！就是因爲手邊沒有，所以才把照片帶來。」

郭祥不安地說道。宦官失去了男性化的表情，像個神經質女人似地皺起眉毛，聲音也提高了。

李同源想起流傳在琉璃廠一帶的謠言。

——溥儀身邊雖然不乏愚忠愚誠的遺臣，但是，欺騙廢帝，盜取財物的人也不少。不知道溥儀是否稍微察覺到了，他宣布最近要淸點宮廷內的收藏品。……

大家都恐慌了，琉璃廠內不斷接到頂替用贋品的訂單。

「眞品究竟在哪裡？」

王福生問道。

「東西在哪裡，和你無關吧！」

「不說，我就不接這個訂單！」

王福生斬釘截鐵地說道。

郭祥太陽穴的青筋浮起，唇邊微顫了一會兒後說道：

「賣給美國人了，在華盛頓！」

「所以不在國內？」

「對，哀求了半天，才終於把照片寄來。」

「好！訂單我接下了，你來看看原玉！」

原創品不在中國的事實，誘發了王福生創作的慾望。

在工作室的裡面，有一個混雜了一百個以上大大小小玉的收藏處。潤古堂開張的時候，王福生把野口給的經營資金，大部分都拿來買玉了。

郭祥物色著玉。一個個仔細地端詳著，好像是在和自己記憶裡的香爐顏色比較似的。終於，他指著最角落那塊帶有藍色的玉，說道：

「就是它！這個色澤最接近，就用這個做吧！」

在那一瞬間，王福生閉起了眼睛。李同源不由得和旁邊的素英面面相覷。

那是王福生最鍾愛的青玉。他經常撫摸著它說道：

「我將用這塊玉創作留名後世的玉器。我的生命可說是爲它而活的！」

用如此珍愛的玉製造仿製品，王福生到底有沒有想清楚？

李同源屏息盯著師父。

短暫的瞑想後，王福生終於睜開眼睛，說道：

「好！就用這塊玉做！」

郭祥走後，素英激動地說道：

「爸爸，這不是你爲了要做傳世之作，而特地留下的青玉嗎？」

王福生聳聳肩膀，在手掌中吐了口口水說道：

「差不多了，想流傳後世的工作也該開始進行了。等拖到想要動手的時候，雙手可能已經不聽指揮了！年紀大囉，這可是個好機會呢！」

「可是，爸爸，這只不過是仿造一百五十年前不知是誰做的東西，難道這就是爸爸想傳名後世的工作？」

曾經參加過革命運動的素英很單純，她無法理解王福生的想法，爲什麼要選擇做贋品，作爲這輩子工作生涯的總成績？

「素英，妳不了解……。」王福生說道。「我的工作不是製造形體，而是將靈魂注入

玉這個有生命的東西裡。……不怪妳不懂。哪，同源，你應該懂吧，形體次要，靈魂才是最重要的。……聽好，我要做的東西和乾隆時代的那個香爐完全不一樣。對不對，同源？」

「是……是，是的。」

李同源慌張地回答。

貳

然而，王福生終究不得不放棄一心一意想留名後世的工作。

就在郭祥拜訪後的第三天，王福生因腦溢血而倒下來。生命無什大礙，但半身不遂，根本無法再握雕刻刀。

郭祥委託的工作，可是當務之急的問題。中風之後，王福生無法說話。

「要拒絕嗎？」

妻子這麼問了以後，他的臉微微往旁邊顫動了一下，像是否定的意思。此時年輕的素英比糟糠老妻的反應來得靈敏：

「那麼，讓同源來做嗎？」

素英從旁問道。

王福生縮起下巴，表示同意。

畢生的夙願擺在眼前，卻遭此挫折，他一定感到相當懊惱。但仍然有意把記掛著要做的工作交給接棒人。

——王福生的心情一定是這樣。

素英發問了以後，李同源往後退縮，結巴地回說：

「這……這不行！不是，我，……那塊玉，是師父……。」

「爸爸已經無法再雕刻玉了，現在只能交給值得信任的你。」

素英激勵著退縮的李同源。

面對師父不尋常的信賴，李同源感到沉重的壓力。

——接手的是師父畢生的工作，材料是師父鍾愛多年的名玉。他雖然暗地嗤笑師父那異想天開的想法，但是，確實也感受到師父對那塊玉的執著。師父病發至今，說不定對那塊玉的感情已因未能完成夙願而變成怨恨了。

想至此，李同源不寒而慄。

素英凝視著他，靜靜地說道：

「讓我來抱那塊玉，你工作時，就讓我坐在旁邊吧！」

讓李同源下定決心製作香爐的就是素英這番話。從此以後，每天早上，他從素英那裡接下玉，那塊一整晚被她抱在懷裡的玉。

他終於理解師父那陳舊精神主義者的做法，已不是他當初認爲的滑稽嚇人的符咒。

（師父其實是迷上了擁著玉，坐在一旁的女人。）

喜歡的女人在身邊時，男人的心會感到興奮。這是很人性的感情，一旦將這種感覺導入創作中，那麼持續燃燒著的人的溫暖，自然而然地便會表現在作品之中。

吸取女人肌膚精髓的不是玉，而是創作者的精神。玉正表現出這種精神。

李同源覺得自己做的香爐，應該會比師父想做的更好。因爲，他相信比起師父迷戀妻子和賣糖的寡婦，他更深刻地愛著素英。

李同源對素英的單戀，會視情況而有所起伏。

素英學校裡的同事，有個歷史老師叫莊念偉，經常到潤古堂來和她閒聊。他像被年輕貌美的寡婦素英所吸引。他具有南方人的氣質，是個瀟灑、對人態度有禮的青年。

每當莊念偉來訪時，李同源的心就會莫名地震盪，面對玉的時候，便會瘋狂似地燃燒起來，因此，疲倦的時候，心中的火焰自然而然地也變得非常微弱。

有一天，工作怎麼做都不順手，他頻頻嘟起嘴唇輕輕地嘆氣。

——不想讓一旁的素英察覺似的。

但是，她還是發現了。

素英對著李同源說道：

「今天好像沒什麼進展？」

「對，怎麼都使不上力氣，可能是累了。」

「請拿出熱情吧！」

李同源錯愕了。

「熱情」常在他心裡翻騰，從沒有透露過。原以為密封在自己的內心，卻突然從外被人揭發，他感到很狼狽。

素英站起身來，將手放到旗袍領口的鈕釦上，她到底想做什麼？李同源一時糊塗了。領口的鈕釦解開之後，她的手指很快地向下滑動，繼續把右肩鎖骨旁的鈕釦和下面右腋的鈕釦都解開了。

接著，她伸出手，執起李同源的手腕朝自己的胸部探進去。

李同源的手指觸到素英的乳房。

「怎麼樣？激動嗎？」

素英問道，她的表情依舊。

事情太突然了，李同源沒作聲。

「還是不覺得激動？」

素英抓著李同源的手腕又問了一次。

「是！」

李同源連自己都感到意外地回答得很自然，聲音也沒有顫抖。

素英鬆開他的手。

吸了一口氣，他靜靜地將自己的手從她的胸口抽出。

「開始工作吧！」

素英若無其事地坐回椅子，將釦子扣好。

李同源再度開始工作，他知道自己的感情已經滲透到玉裡面。

自從他有記憶以來，玉就出現在他的生活之中。雖然還年輕，但他自認和玉已結下

深緣。可是，觸摸了素英的乳房後，他才感到自己第一次了解了製作玉器的方法。

不僅如此，他同時察覺自己連玉的本質都沒掌握到。

因爲太熟悉了的緣故。在尚未體驗熱烈情感的興奮以前就接觸了玉，是遺憾的。而一味緊張地使用手指的工作經驗，徒然令他羞愧。

——以空虛的心情工作，對玉而言是難以原諒的褻瀆。

玉如果缺乏光潤的色澤，不算是上乘作品。帶給玉色澤的是超越技巧的東西。

基於這份領悟，青玉獅子香爐終於完成了。

表現獅子繁多鬃毛的重複線條，因沒做線條的分解而完成。露出的牙齒採用的是玉的性質中最銳利的一面，與此相對的是鼻子周圍，以玉最溫潤的一面來表現。

透過素英肌膚浸潤過的玉，李同源滿懷著對她的思慕雕刻、琢磨著。所以香爐可說是他嘔心瀝血之作，自是捨不得割愛。

他甚至感受到了肉體上的痛苦。玉裡那乳色的血管和自己體內的血管相連，彷彿被撕裂著。

——和香爐別離的痛苦，也只能以這樣的字眼表達一二。

幾次夢裡掙扎著。睜眼看見自己黃色皮膚下，藍色血管像沒事似地潛藏著，反而令人感到害怕。如此安穩，可以嗎？獅子香爐即將被撕扯撑掉了！

但是，反過來想，獅子香爐將被收藏在紫禁城內。雖說是頂替的贋品，卻也是以國家寶物的身分，被愼重地收藏著。

他似乎已能了解師父答應郭祥的委託，而忍受著製造贋品的屈辱和心情了。

（對素英小姐的愛慕，也藉由這項作品而永遠留存下來。）

他交出了香爐，祈禱似地如此想著。

「喝，眞像。這下子不用擔心了，這個香爐就讓它擺在頤和軒吧！」

郭祥說道。

這一年（民國十二年）的六月，紫禁城發生了火災。

被城牆和濠溝包圍的大宮殿範圍廣達三・五公里，即使距離再近，從琉璃廠仍無法看到紫禁城失火的情況。李同源在鎭上四處打聽消息，得知火延燒至中正殿及其周圍後，火勢就控制住了。

他放心了。

中正殿是位於紫禁城外西路有喇嘛供佛的宮殿。聽說他做的獅子香爐放在外東路的頤和軒。這棟建築與火災現場正呈相反方向。

（香爐平安無事。……）

他心想，就算紫禁城全部燒毀，只要獅子香爐完好無事就行了。

参

一九二四年（民國十三年），中正殿失火的第二年夏天，王福生的妻子去世。臥病數天後，很快就辭世了。可能是看護病人太勞累的關係。

不知是否因老妻的死而沮喪？王福生身體日漸衰弱，十一月以後，病情惡化到瀕臨生死的關頭。

十一月五日，紫禁城的北門神武門，謠傳有戰事發生。

天安門是外門，神武門是紫禁城的內門。明朝時稱玄武門，到了清朝，爲了避諱康熙帝名字中的玄字，改稱神武門。

神武門一帶因爲戒嚴而無法接近。

當時，既沒有收音機，也沒有新聞號外，在正陽門外的琉璃廠完全不清楚狀況。人們對流言蜚語感到害怕。

即便是臥病在床，看來已失去意識的王福生，恐怕也感受到四周非比尋常的氣氛。當天下午，即因病情加重而過世了。

那時，事情也眞相大白了。

到目前爲止，北京的統治者都是北洋軍閥的保守派人士，對清朝王室還算尊敬。每當廢帝生日時，均會攜帶祝賀的禮物前往「謁見」，甚至還有人攜著廢帝送的許多禮品回去。

根據當初國民政府對淸室開出的優待條件，淸帝本來應該離開北京市移住西郊的萬壽山，可是，溥儀並沒有前往，而依然住在紫禁城內。

直隸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，由於和張作霖作戰而奉令出兵至熱河，但暗地裡卻和奉天軍締結和約，並返回北京發動軍事政變，這是十月二十三日發生的事。

直系統帥吳佩孚討伐馮玉祥，在楊村吃了敗仗後，搭乘軍艦逃往南方。

馮玉祥控制了北京，外國人稱他基督將軍，他對南方革命軍的情勢完全瞭若指掌，是個以進步著稱的人物，對於廢帝自然是無所忌憚。

楊村之戰勝利後的第三天，他派遣警衛司令鹿鍾麟，將廢帝溥儀趕出紫禁城。

神武門的騷動，即是因爲鹿鍾麟的部隊，命令護城河營房警察（相當於皇宮警察），四隊四百八十人解除武裝的關係。

在沒有任何的抵抗之下，中午即完成了解除武裝的工作。

鹿司令向宮內大臣紹英要求廢帝即刻出宮。

清朝皇室辯稱，十三年前，在該退出紫禁城時，由於國民政府並沒有指令，所以才會繼續留下來。此外，亦以搬家時，整理行李需要時間爲理由，要求寬延幾天。

交涉的結果，國民軍雖認可整理東西須花時間，但要廢帝即日出宮的要求則不變。

廢帝溥儀在十幾名親近的陪伴下離開紫禁城，搭乘汽車前往醇親王的府邸，這是當天下午四點過後的事。

溥儀退出的時候，將兩個玉璽交給鹿司令以表示恭順之意。其中一個刻有「皇帝之寶」，另一個則刻著「宣統之寶」。

就這樣，北京發生了劇烈的變化，琉璃廠的潤古堂也因主人的死，上演了一齣簡單的世代交替劇。

眞正的經營者野口，另行物色了一名傀儡替代王福生。

「我要去上海，我在那裡找到了一份工作。那個日本人表示你可以留下來，你有什麼打算？」

被素英這麼一問，李同源也很想跟著去上海。可是，他沒有在陌生土地生活的信心。他雖身懷技術，但是獅子香爐把他的魂魄完全懾走了。香爐完成之後就再也沒有好好地工作過了。並非怠惰，實在是再也無法專心工作了。

「哎……」李同源把手插進頭髮裡，說道：「不知道該怎麼做，想聽聽妳的意見。」

「如果換成我，就不會再待在這裡了。這種把中國的東西賣到日本去的事，我是不會幫的！……不過這是你的事，必須由你自己決定。」

素英這麼一說，他也不好說還要繼續待在潤古堂了。

「我辭職！」他說道。

「不過，可得找份新差事，你有頭緒嗎？」

「沒有，完全沒著落！」

「眞傷腦筋。……對了，我來替你想辦法，我有個門路。」

潤古堂的經營權就在隔年正月轉讓給新店主。李同源當時已將帳簿和商品整理完

畢。

野口選了小古董店的掌櫃做後繼者。他是個專做贋品的人物，即使沒有素英的勸解，李同源也無意在這種人的手底下做事。

舊曆年底，李同源搬到崇文門外的租處居住。在此之前，素英幫他找到了工作，過完新年就上班，工作的地點是「清室善後委員會」。

溥儀退走後，國務院從紫禁城內許多財物中，整理出像是私人的物品，歸還愛新覺羅家，公家的物品就交由清室善後委員會處理。

委員會是由政府派出七名，清室派出四名委員所組成。汪兆銘和蔡元培均是政府委員中的成員，曾經逃亡日本的羅振玉，也在清室委員之中。成立委員會的目的是，要迅速清理城內的收藏品後，早日設立圖書館和博物館。

然而，擔任實際工作的職員，大部分都對古書和古代美術一竅不通，經常連標籤都會貼錯。錯把鼎誤認為香爐，將尊（盛酒容器）寫成痰盂，使得「清點物品」的工作不時地延誤。因此，委員會很想引進對古物有相當知識的職員，李同源在這方面的資格，可說是完全符合的。

「待遇不高！」

素英雖這麼說，李同源還是立刻答應了。

由於李同源在創作獅子香爐時，投注了全副的心力，以致目前還暫時無法從事雕刻玉的工作。不過，只在古董品上貼標籤則是輕而易舉的差事。

如果是清點紫禁城的收藏品，或許有機會和青玉獅子香爐相遇。被深深地禁藏在宮內的香爐，懷有他對素英的情愫，曾經以為再也見不到而死了心。

——如今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讓他振奮的了。

「莊念偉老師辭去了學校的教職，到委員會工作，他請我幫他找具有專業知識的人。」

李同源答應之後，素英加上了這一句。

儘管如此，他還是感到失望。

（可是，素英小姐不久就要到上海去了。莊念偉再也無法糾纏她了。……）

他如此想著，忍耐著。他對莊念偉不具好感，並不只是對方接近素英的關係，還有本能上的厭惡感。

和討厭的人在同一個地方工作，令人心情沉重。

但是不悅的感覺，與和獅子香爐再見面的愉悅心情相比，就顯得微不足道了。他懷著一顆雀躍的心情，開始到紫禁城內的「清室善後委員會」上班。

北京全城沸騰著。除夕夜，衆所期待的孫文在市民的熱烈歡呼聲中抵達北京。溥儀退出紫禁城和孫文進入北京，宣告中國的新時代已經來臨。

外界如此的狂熱，和李同源內心興起的興奮毫無關聯。如同廢帝溥儀被驅逐，不如在同一天素英的父親死去那樣來得重大。——

出身學校的莊念偉，在辦公室的地位自然比李同源高。二十四歲的李同源以「工人」的身分被雇用。

「李先生對玉非常了解，就由他負責玉器的工作。」

莊念偉向上司建議。

進入紫禁城，讓李同源吃驚的是，那些古物的數量多得令人驚愕。他原以爲來到這裡就能立刻和獅子香爐相會，然而此刻則深感自己就像是不知大海之深的井底之蛙。不過，既然被推薦爲玉器專家，那麼再會的可能性一定很大。

「小伙子，好好幹！」

莊念偉說著，手搭在李同源的肩膀。李同源感到有種黏黏的東西從肩膀淌下，彷彿要堵住胸口似的。

肆

雖然如願了，但仍由莊念偉擔任調查頤和軒的組長。

「小伙子，就看你的囉！」

莊念偉說道。

李同源是自己主動要求參與的人，所以，莊念偉當他是自己人。任何組織都會產生派閥。莊念偉是出身學校的中堅幹部，等在他面前的，是未來即將設立的博物館的重要職位，而進一步陞遷的大門也敞開著。因此，他必須掌握住許多有能力的部屬。他原本和父母屬意的女子結婚，但夫婦倆的感情並不好。由於家庭不和的反彈，致使他將鬥志轉向工作。

李同源滿腦子只有獅子香爐。年輕的他是個僅接觸了狹窄的世界，且只躲在那個天地裡的人。至於爲了當領袖而讓部屬就範的莊念偉的心理，早已超過他所能理解的範圍，他對於想接近自己的莊念偉，總覺得沒來由地厭惡，而多了份戒心。

（把我拉近之後，可能會用爪子撲殺我吧？）

李同源的警戒心態，可說是幾近於動物性的反應。如此深的懷疑，來自於對對方的厭憎，想來對方也是一樣的念頭。

委員會的各組人員共有十名左右。各組編派了一名國民軍和一名警察。由於處理的是貴重物品，因此還身兼著監視的工作。進入宮殿後，立即換穿工作服，一律集體行動，不得擅自離開。

清點工作的程序，是先決定收藏品的名稱，然後記在總帳簿裡，貼上紙籤，再重新核對一次。

雖然是嚴冬寒冷的季節，但宮殿建築裡面，嚴禁點火。無人的宮殿靜悄悄地，寒氣格外沁人。記錄員用毛筆登錄，一個不留意，筆尖就會凍著，只好不停地用嘴呵氣暖筆。職員們一面跺脚一面搓手，以取得少許的暖意。

李同源被雇做工人，搬運物品，貼上紙籤是份內之事。但是，碰到玉器時，幾乎都是由他決定名稱。組長莊念偉雖自稱專攻歷史，考古學造詣也很深，但在李同源看來，他連入門知識都有待商榷。例如，將黃玉說成瑪瑙，將水晶錯認爲玻璃。

「雖然寫的是靑金石仙人像，但其實是用藍草染的染藍色石！」

他毫不客氣地指摘組長的錯誤。

莊念偉的臉色很不好看。

（又種下一個被怨恨的種子。）

李同源這麼想著。

他並沒有想要利用這個組織出人頭地的慾望，也就沒有必要討好任何人。

在頤和軒裡，他終於和靑玉獅子香爐會面了。靑玉獅子香爐和其他玉器，一起被裝在箱子裡。

——再會時不可以慌張。

他壓抑焦慮的情緒，把箱子裡的玉器全部拿出來，排列在地板上。然後，蹲在獅子香爐前，聚精會神地凝視著。

他安靜地咀嚼內心升起的喜悅，看著看著更加地心滿意足。是一種澄明的沒有量感地深深的恍惚。撫摸素英乳房的情景，突然湧現腦海，終於形成一滴水滴，滴落在心底，形成波紋緩緩地逐漸擴大。——

「那裡面有珍品嗎？」

莊念偉從背後發出聲音。

「有，這個！」

「嗯！……」

莊念偉瞄了一眼，就走了。

李同源的眼睛望著天花板，直到莊念偉的脚步聲消失，再將視線轉回香爐的時候，感到素英的面容悄悄地來到自己和香爐之間，不一會兒，即和香爐融爲一體，間隔消失了，素英的幻影，寬容地包裹著和香爐成爲一體的他。他已陷入陶醉的境界。

莊念偉的聲音再度打破他的陶醉。

「要看到什麼時候？看來好像很中意。」

「是極品呢！」

「是嗎？……」

莊念偉伸出一隻手，漫不經心地舉起香爐。

李同源閉上眼睛。

「原來如此。……是乾隆三十四年的。新玉還是乾隆年間的最好。」

莊念偉拿著香爐，從各個角度檢視著。

感到香爐被放到自己的跟前時，李同源睜開了眼睛。

「快點登記吧！」
莊念偉說道。
「讓我來寫紙籤。」
「好。」
把登記員寫的紙籤貼在物品上，是工人的工作。但是，因爲特殊字太多，李同源有時候順手就寫了。因此，莊念偉一點兒也沒有起疑，而遂了他的意。
——青玉雙龍耳獅子香爐
李同源用向登記員借來的筆，一面呵著氣一面在紙片上如此寫道。手在發抖，不僅僅是因爲寒冷的關係。
「把紙籤貼在把手的龍頭吧！」
莊念偉說道。
「不，這得貼在底部。」
李同源用力地搖頭答道。
「嗯！……也好。」

由於李同源很難得如此認眞地主張，莊念偉以爲是有什麼專門的理由，就照著他的意思做了。有關玉器，他多半都會讓李同源處理。

李同源將紙籤貼在香爐底部，然後，反覆地撫摸著香爐。

如同師父王福生所言，他製造的並非仿製品，而是重新創作的秀拔的玉器。雖然不是負疚的心理，但是，只有那刻著乾隆三十四年的銘文，成爲他內心的汚點。已經雕上的文字並不容易消失，但至少可以藉由貼上的紙籤隱藏起來。

清室善後委員會的清點工作進行著。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們彷彿逐漸著了魔似的。在他們之前，負責處理紫禁城收藏品的只限於喪失男性機能的宦官們，這些人大多是精神不健全的人。對於身心健全的人們而言,在初次接觸到令人眼花撩亂的無數祕密寶物時，是既感動又害怕。所以，氣氛變得不一樣自是無可厚非。

「這裡面充滿了覆滅王朝的怨恨，這些怨氣一定會附到咱們身上來。」

有人這麼說。

「不，這裡的收藏品是長年從人民身上搾取來的,是民脂民膏！讓咱們這麼激動的，恐怕是藏在每件寶物裡，那無依無靠的人民的怨嘆吧！」

也有人如此反駁。

「不是！也許這是帝王所擁有的文物，都是由民衆製造的。偉大民衆創造力的結晶就在裡頭！這才是觸及我們的內心，讓我們感動的東西。」

也有人持這種看法。

——這個機構開始有了朝氣。

四十年後，一名還活著的職員在回憶錄上如此記載。

朝氣指的是躍動清新的氣氛，是所有人員在興奮狀態下的產物。

但只有一個人遠離漩渦之外，他就是李同源。

在他眼中，只存在一件美術品。——那就是他親手做的青玉獅子香爐。即使進到祕藏寶物的寶山，他也只看到這一件。

那一年（民國十四年）的三月十二日。孫文在北京鐵獅子胡同的國民黨本部去世，結束了六十年的生涯。

清室善後委員會裡大多是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，他們全部都沉浸在悲哀裡。中國

的救星殞滅了。聽到孫文死訊的當天，連莊念偉都流下眼淚。

（這人也會哭？）

李同源不可置信地盯著莊念偉的眼淚。而他自己卻沒有任何傷感的感覺。對他而言，孫文不過是遠遠的標語牌上的名字，全部都是遙遠景物。——除了青玉獅子香爐。

李同源愈來愈疏離。

其他的職員彷彿被紫禁城不散的陰魂附身似地，開始熱烈研究古代美術。面對豐富的研究材料，他們從早到晚，都沉浸在令人眼花撩亂的古代美術裡。大量閱讀相關文獻，登門請教專家，在短期間內像海綿吸足水似地吸收著大量的知識，再也沒有人會將水晶誤認爲玻璃了。

伍

那一年（民國十四年）的十月十日，故宮博物院成立，並在乾清門舉行開幕典禮。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委員長李煜瀛擔任故宮博物院理事長，包括李同源在內，委員會的職員幾乎都進了博物院。

這段期間，政局變動很大。

故宮博物院成立不久，孫傳芳向奉天軍宣戰後北上，連看來像引退的吳佩孚也糾合了直系諸將領，高揭打倒奉天軍的大旗。

張作霖的部將郭松齡揭起叛旗和馮玉祥結合，宣佈反張宣言後出兵。但是，郭松齡受到日本關東軍的警告而導致作戰不一致，結果遭到張作霖的包圍殲滅。

北京馮玉祥出動大軍擊破直魯聯軍佔領天津，但眼看形勢不利，又突然發出下野的通電後離開北京。——

北京再度落入北洋軍手中，段祺瑞政府和學生、民衆的軍事反抗運動的對立不斷地重複著。

翌年（即民國十五年）三月十八日，段祺瑞政府向兩萬人的軍事抗爭隊發砲，導致四十七人死亡，一百六十四人受傷，此即所謂「三・一八慘案」。

不久，政府以博物院理事長李煜瀛是共產黨員爲由，發出了逮捕令。

故宮博物院受難的歷史從此開始，同時在經濟上也面臨困境。

由於僅靠參觀的收入無法維持開銷，再加上院內首腦階層不屑於仰仗軍閥政府的援助，只好由幹部之一的熊希齡出面向銀行借款三萬元以度難關。

國民黨撤退，北京再度成爲保守派的天下後，迎回溥儀的謠言甚囂塵上。

七月，代替了段祺瑞的杜錫圭內閣成立了所謂「故宮保管委員會」。委員會裡，有很多人和以前的宮廷有淵源，使人覺得溥儀的歸返也許不是流言。不過，這個不自然的委員會，終於因杜內閣的辭職而流產了。

沒有人知道今後博物院的命運會如何。總之，集合了以前的幹部和職員成立了「故宮博物院維持會」。但是，當務之急是籌措經費。考慮了各種可能性的結果後，決定將收

藏在永壽宮的銀錠和砂金處理掉。美術品和書籍類是極為珍貴的東西，處理掉這些物品其實是博物院的自殺行為。但是，銀粒和砂金並非古董品，即使賣掉也不足為惜。

這個案子最後因政府不允許而作罷。

軍閥政府一直在覬覦故宮財寶，而對予以抗拒的博物院逐步施加壓力。博物院裡有許多進步派人士，這也是其被視為眼中釘的原因。軍閥政府決定將存放在大高殿軍機處的記錄移交國務院保管，也是基於此種心態。一旦軍閥政府接管故宮博物院，將會使文獻調查的工作面臨重大障礙。事實上軍閥政府的目的不過是在找碴，所以才會在下命令之後遲遲未見接收，徒令故宮博物院憂心焦慮。

新成立不久的故宮博物院，堅韌地忍受著迫害。雖然曾發生因薪水遲發致使維持會長引疚辭職的事件，但職員們依然咬緊牙根忍耐著。

「南方將會來援救，好不容易堅持到這個時候，再忍一忍吧！」

為了挽留因不滿而想開溜的夥伴們，莊念偉如此說道。

這番話，也有說給自己聽的意思。他在博物院，已爬升到極高的地位。生活再怎麼艱苦，好不容易建立的地盤，就這麼輕易地放棄未免可惜。

孤兒李同源不需要撫養家族，一個人勉強可以過活。只要能待在獅子香爐旁邊，他就心滿意足了。生活上的艱辛，在磨玉的小學徒時代早已習慣，根本不以爲苦。這樣，使他更遠離了同事。

暗地裡存在的故宮博物院，猶如反抗其境遇似的只熱中於工作的進展。圖書文獻的目錄完成了，製作拓本和印譜的工作也不斷地進行著。

他們的忍耐終於有了回報。

一九二八年（民國十七年），北伐軍以北京爲目標，攻了上來。南北兩軍約七十萬名士兵，對峙於華北一帶，最後梟雄張作霖因害怕退路被截斷，而放棄北京逃往奉天。六月四日，張作霖搭乘的火車在奉天車站前被炸，他身負重傷幾天後宣告死亡。

蔣介石、馮玉祥等國民革命軍諸將領，在西山碧雲寺的孫文靈柩前，報告北伐完成的事實。

開明的國民政府替代了軍閥政權，成爲北京的新主人。

「嘿，咱們的時代來囉！」

莊念偉張開雙手說道。

不僅是他，故宮博物院的職員幾乎都同樣地在內心裡歡呼。

李同源看著夥伴們歡欣雀躍的模樣，覺得有點兒匪夷所思。

兩年半以前，孫文抵達北京時市民的狂熱、接著人們面對孫文死訊的悲嘆，以及針對軍閥政府對同事們施加迫害時所表現出的悲憤——這些全部是李同源內心中的遙遠景觀，輕輕地在角落裡出現，又悄悄地消失無蹤。

如今也是。他漫不經心地遠眺著永遠也不會靠近的遠景。

他的精魂全被青玉獅子香爐吸盡了，從那以後，只靠著香爐反射出來的東西活著。

他把對素英強烈的思念，完全傾注在青玉之上，然而香爐至今只是偶爾地映照出素英的幻影而已。

在青天白日旗翻飛的北京，博物院職員期待著開明政府的支持，但也對曾經出現太過激進而脫軌的情形，感到膽顫心寒。

國民政府委員經亨頤是個激進派的人物。他提議將故宮博物院裡不值錢的東西交付拍賣。他似乎對「故宮」這個名稱不甚滿意。認爲「故」就如同故鄉等字，有「懷念」之意。等於是荒謬地懷念覆亡的帝政時代，共和國的體制下是不允許使用宮殿這個名稱

的。

——他著實發揮了過激派的精神，大力地如此主張著。

張繼是故宮博物院理事的一員，撰文反駁了經亨頤的提案。

——所謂「故宮」，意指曾有宮殿的地點。在共和國裡，雖不允許以宮殿命名，但是像巴黎羅浮宮、柏林沙洛屯堡宮（Schloß Charlottenburg）等等，這些共和國的博物館，冠有王宮名稱的並不少。

經亨頤在提案中申述的理由是：

——研究宮殿設備以及皇帝使用了什麼等等，正如同是在研究未來誰要當皇帝，而預先成立「大典籌備處」一般。

張繼針對此，很有耐心地予以反駁：

——這麼說來，現今世界各地的學者爭相挖掘原始時代的遺蹟，並研究當時代的器物，就表示準備返回太古穴居生活囉？

這不過是齣過場的喜劇。

在中央政治會議第一百五十五次會議中，這個問題被提出討論，經亨頤的謬論遭到

否決。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終於公佈了。

故宮博物院據此由古物館、圖書館、文獻館三館聯合而成，成為政府直屬機關。被軍閥政府以共產黨員為由逮捕的原理事長李煜瀛再度復職。

在似乎聽得見口哨聲的明朗氣氛中，博物院的工作再度展開。薪水也能夠確實給付了。為了使事業更加充實，允許原本要當做資金，卻遭軍閥政府干涉而沒能處分的「雜品」可以脫手了。

博物院派遣了市區內金飾店的工匠，在院內將砂金熔成金塊銷售。另外也將曾是貢品的大量茶葉和棉布賣出。

由於貢品都是高級品，價錢也很便宜，莊念偉於是買了一匹厚的棉布做長褲。

「如何？這麼漂亮的藍布，是使用以前正牌的染料做成的。」

莊念偉穿上剛做好、摺痕嶄新的長褲，展示給大家看。

「奇怪，嘿，右邊小腿好像裂了！」

有個同事說道。

「裂了？」

莊念偉伸出右脚，低頭看看長褲。

——摺痕處的確綻裂了五公分。

「熨斗燙得太用力了！」

不知是誰說的。

「會是熨斗嗎？……」

他帶著不可置信的表情，拉拉褲子膝蓋的周邊，然後，沿著被拉起的摺痕又破了。

「莊先生，你買的那塊棉布，記錄著是康熙三十七年入庫的唷！」

另一名職員說道。

「兩百三十年前的東西呀！……」

莊念偉說不出話來了。

可能曾經是高級品，但堆在通風不良的倉庫角落裡長達兩百三十年，纖維變脆弱並非不可思議之事。

在場的夥伴們大聲笑了出來。莊念偉也一面搔著頭，和大家一起笑了起來。

笑得太激動而笑出淚水的職員，好不容易止住了笑說道：

「眞的好久沒這麼笑過了。現在想想，咱們已經很久沒像這樣打從心底笑了。」

大家都點頭表示認同。艱苦的日子，此刻，在每個人的心裡短暫地勾起了記憶。

博物院的事業又恢復了生氣。院內也有攝影室的設備和印刷所，除了《故宮月刊》，還出版各種刊物。

清室善後委員會時代的清點工作，大多是由外行人擔任，因此，再度進行核對檢查的工作。

收藏品當中，有被宦官偷去後頂替用的贋品、有不知是僞造而被奉獻的貢品，也有的是只作部分篡改的東西，如將明代繪畫在落款處動手脚，當作是宋代畫家的畫作。這些都要經過專家綿密的調查後加以更正的。

有一天，一個老人捋著白鬍鬚出現了。是受政府委託審查文物的玉器專家。

莊念偉帶領老人視察玉器。李同源在審查過程中，全身直冒冷汗。

老人在玉器前，挺直了彎曲的腰桿，眼睛炯炯發光：

「這不是古玉，是贋品！」

直視貼著漢玉紙籤的玉器，老人吐氣似地說道。

「嘿，是乾隆時代的烤皮子哩！」

莊念偉拿起那件假的漢玉，頻頻地用手指摩娑。將普通玉的表皮用特殊方法燒成黃色，使其看起來像古玉，這是乾隆時代流行的做法。

李同源雖是專攻玉器的工匠，但只處理過新玉。清點的時候，寫成漢玉，不過是照實登錄罷了。

聽見莊念偉和談話的老先生談起專門性的內容，李同源嚇了一跳。原以爲莊念偉什麼都不知道，沒想到他對玉擁有相當的知識。

（莊念偉這傢伙，什麼時候……。）

莊念偉進入清室善後委員會已經三年了。在這段期間學到專業性知識一點兒也不奇怪。在博物院受難的時代，職員們也還是很努力地學習。恍恍惚惚過日子的恐怕只有李同源一人吧！

當老先生移步站在青玉獅子香爐前面時，李同源的膝蓋顫抖著，緊握拳頭，幾乎透不過氣來。

「有乾隆三十四年的銘文。」

莊念偉舉起香爐，向老先生說明。

老先生將香爐接了過來：

「呵，……好作品！這個……」

「在乾隆玉器當中，算得上是件傑出的作品。」

「是一流的雕刻師傅創作的呢！」

聽了兩人的談話，李同源覺得耳根熱了起來。

不安消失了，他的自信和對香爐的愛情更加強烈了。

陸

從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（滿洲事變）爆發前的三年之間，是故宮博物院最幸福的時期。

由於擔心日軍發動的軍事戰爭，遲早會波及華北。博物院的理事會檢討了情勢後，認爲民族文化財產如果就這樣放置在北京，那麼，發生戰爭時，將有遭受破壞之虞。因此作出「遷運文物」的決定，並向政府請求後獲准。

一九三二年（民國二十一年）的下半年，爲了搬運文物從早忙到晚。除了故宮博物院，國子監和古物陳列所的文物也不得不從北京搬運到安全的地點。

送到哪裡好呢？

文物都已經在打包了，卻還不能作成決定。

政府終於下令，先利用鐵路將文物送到浦口。

打包文物是項大工程。院裡的職員很少人有這種工作經驗。琉璃廠的美術商習慣與外國人做生意，因此對於長途運輸的包裝法很有心得。於是找他們來實際包裝，讓院內的職員們見習，體驗打包的訣竅。

用木箱包裝，並使用棉布、稻草、稻穀殼等物充填。爲了減少箱子的使用量，因此儘可能在同一個箱子內多塞些古物，最後裝了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箱。但這還不是故宮文物的全部，這批文物都是收藏品當中的極品。

（無論如何，一定要把獅子香爐運走！）

李同源心想。

重要美術品搬走後，留下的全是次級品。他並不希望獅子香爐被貼上次級品的標籤。

「玉器分配到一百八十箱，總之，先將展示室的古玉包裝起來。」

莊念偉如此告訴李同源。

當時展示室裡，陳列著從商周到漢代的璧、環、圭等佩玉類，每件文物都是經過白鬚老人銳利眼光保證過的極品。選擇重要物品時，以玉器而言自然是先從古玉開始。

李同源爲了增加木箱的空間，儘量少塞進棉和稻草等充塡物，然後，將充塡物擠得

緊緊的。如此，分配到的箱子才有多餘的空間裝新玉。因此當古玉都裝箱之後，空箱竟比預期的還多。

「新玉看來也都放得進去。」

環顧作業現場，莊念偉滿足地說道。

只要多包裝一件古物，他就多一份功勞。

當古玉完全裝箱之後，箱子還留有約三分之一的空間。

「把高級的新玉也裝進這個箱子吧！」

李同源說道。

和古玉裝在一起的新玉，也算是一級品。

「好哇！」莊念偉說道：「你喜歡的獅子香爐也裝進去嗎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李同源驕傲地回答。

他在獅子香爐周圍塞滿充填物，包裝的特別用心周到。

玉器的箱子全部統一用B作代號，並在箱子下面打上號碼。

但是，李同源並不滿意，還特意在裝獅子香爐箱子的幾個側面塗上了紅漆，如此一來，即使箱子堆積得再多也能夠立刻知道香爐的所在位置。

從北京搬運到南方的玉器，計有八千三百六十九件，瓷器類則接近三萬件。

故宮文物南遷的消息走漏後，掀起了激烈的反對運動。

——古物雖然很貴重，但是，國土和人民應該更重要吧！可是，政府卻只重視古物，莫非是想遺棄人民，放棄國土！

這眞是一語中的的言論。

故宮博物院的主事者拚命地說服反對者。

——國土即便被奪，總有收復的一日。但是，國寶一旦遭破壞，數千年的文化結晶將永遠無法修復。人民可以站在土地上和敵人作戰，可是，古物本身卻毫無抵抗之力。更何況，古物並非送到國外去，只不過是遷移到國內的其他地方而已。

這種理由並不能平撫北京市民激動的情緒。

國民政府決定以南京作首都，顯然是對於北京曾被改名爲北平一事耿耿於懷，才會企圖將精髓從北京抽離。被抽離的不僅僅是首都的地位，還有象徵北京的紫禁城祕寶。

——民衆如此感覺。

博物院的職員有許多都是在北京土生土長的當地人。市民們期待博物院的內部也能發出反對的聲浪。

然而，期待被背叛了。和博物院有關連的人，對於故宮文物的珍愛更甚於城市。他們的心態是，萬一開戰，那麼，再怎麼艱難，也要將文物轉移到安全的土地。

恐嚇信和電話不斷地湧來。連李同源這種低層職員都收到恐嚇信。

信裡寫道：

既然決定要把紫禁城的古物搬到南方去，你們最好有心理準備，我們已準備好炸藥了。

這封信對李同源而言，不過是衆多遠景中的一個鏡頭罷了。

（我要把獅子香爐運出來，任何人的指示都不聽！）

他把恐嚇信撕掉扔了。

由於局勢不穩定，搬運工作在深夜進行。從天安門用卡車通過戒備森嚴的道路運往

北京西站。

一九三三年（民國二十二年）二月六日早晨，第一批運載文物南遷的列車自北京出發。從平漢線南下，至鄭州改搭隴海線，等到了徐州再轉搭津浦線，朝著目的地浦口前進。政府通令全國各地鐵路局，除了特快車外，全部都得讓「古物車」優先通行。

浦口是長江（揚子江）沿岸的一個城鎮，位於首都南京的對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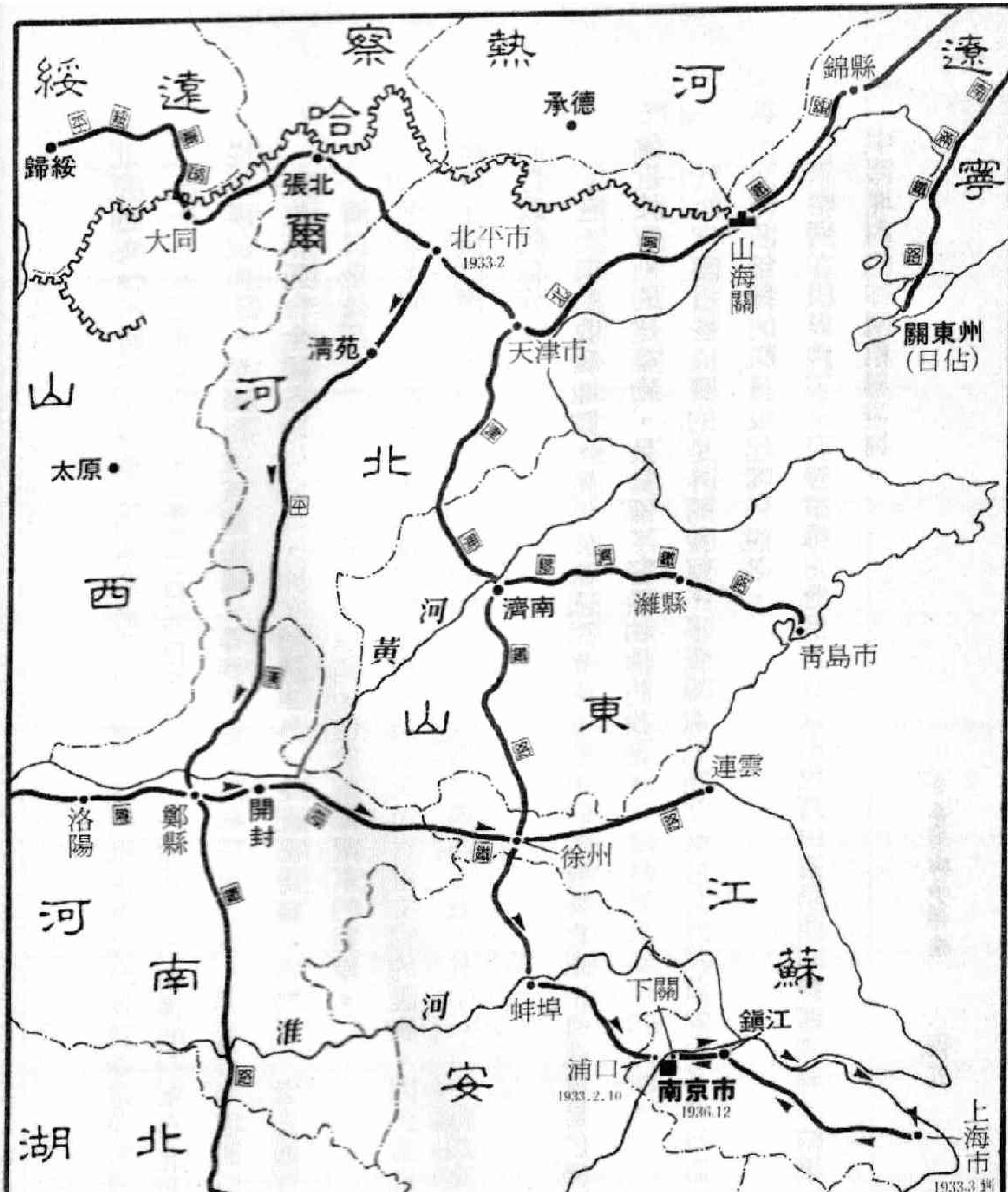
南京才剛定為首都，所以還沒有足夠容納兩萬箱貴重文物的設施。因此這批古物和圖書在浦口滯留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，好不容易才運往上海，其中只有文獻類交由南京的行政院保管。

在上海的收藏地點，是位於法國租界天主堂街的七層樓倉庫。這裡曾是仁濟醫院，臨近沒有別的建築物，且具備了警備和消防設施。

「守護這些國寶的是外國警察，不覺得遺憾嗎？」

一名年輕的職員咬起嘴唇說著。

中國在租界內不享有警察權，雖然對北京市民誇口表示並非轉運國外，結果，卻在中國境內的外國租界避難。



故宮文物南遷(1933—1936)

李同源和第四批的南遷文物一起來到上海。博物院的職員們大部分和文物一起走。莊念偉這時和分居中的妻子正式離婚了。

前後五次，費時四個月的運送，故宮文物南遷總算大功告成。

在上海的點收工作開始展開，藉此機會，再度進行文物審查。

這次李同源不再提心弔膽。獅子香爐畢竟躲過了白鬚老人鷹眼般的審查。他有信心不會被識破是新造的贋品。

——青玉獅子香爐果然輕易地通過再審查。

上海是有素英在的地方。李同源記得她服務的學校，他在休假那天去找她，問了當地人以後很快就知道地點了。

那所外國人經營的女校位於賽馬場附近，週日顯得格外安靜，反而讓人感到不易親近。

從校舍的內門正好走出一位中年婦女，看樣子像是個打雜的婦人。李同源用不太流利的上海話向她詢問，得知素英在一年前辭去了學校的工作前往南京。

李同源反而鬆了口氣。和她見面後，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獅子香爐能夠完成，可以說是由於素英的促成。可是在完成的那一瞬間開始，她便一天一天地從李同源的內心裡遠去。

是因爲整顆心對香爐傾倒的關係，以致於對素英的思慕日漸淡薄嗎？不是！李同源心想。思念密封住了，不知什麼時候會噴湧而出！但如果是這樣，他對香爐的愛情是否會因此而淡薄？

這是件令人驚恐的事。

陶醉於自己創作的作品，是一種自戀症。但如果消失了，李同源將了無依靠。對素英的愛，反正不會有結果。

——香爐才是他靈魂的歸宿。不和素英再會，就不會犯失去內心依靠的危險。

如果開口詢問可能打聽得出來，但是，李同源沒有向任何人探詢素英在南京的地址。

「去了南京，反正也見不到了。」

喃喃自語著，回宿舍去了。

——他逃走了，一如避開戰爭的故宮文物那樣。

聽說故宮文物不久將會運往南京，李同源感到些微的不安。

——素英在南京。和上海比，南京人口少得多，相遇的機會恐怕很大。

正式決定將南京朝天宮的用地提供給故宮博物院作爲倉庫和分院，這是南遷後第二年十二月的事。

故宮文物會南遷其實是唯恐遭受戰火波及的權宜之計，文物復歸北京是最後的原則。但是，南京是首都，總希望能擁有一座博物館。所以成立分院，目的是爲了當和平來臨時，想將一部分文物留在南京展示。

南京分院於一九三六年（民國二十五年）八月落成。從十二月上旬，開始搬運在上海倉庫的文物。

故宮文物在上海停留了三年半以上。這段期間，淸點工作和目錄編輯等等差事繁多，職員們都很忙碌。此時的目錄，詳細地登錄了重新審査後的品名、形狀、色彩、破損度、尺寸及重量。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翌年的二月，在倫敦舉行了「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」，展示了約一千件文物。精選的美術品可說是中國文化的精華。有六十件玉器被選上，但靑玉獅子香爐落選了，因爲本次展覽是以古玉爲主。

由於謠傳政府想將國寶賣到國外去。因此這批文物先在上海公開展示後，等到從倫敦歸返，在南京再舉行一次展覽會。

文物出國前在上海的展覽會裡，李同源被編派擔任場內監督的任務。

他坐在陳列室角落的椅子上，其實並不想睡，而是因爲香爐沒有參展，顯得意興闌珊，乾脆裝作一副打瞌睡的樣子。但面對表情嚴肅的參觀客人，則努力地不讓自己浮現出輕蔑的眼神。

展覽會結束，這些文化精華被裝進八十個鐵製的箱子，從上海招商局碼頭，裝上英國巡洋艦薩福克(H.M.S. Suffolk)號。

雖然同事們邀約，但李同源還是沒有去送行。

——展示會將青玉獅子香爐摒除在外。

對他而言這是無法忍受的侮辱。他認爲，即使只是去目送薩福克號，也都將是一個會遭受天譴的重大背叛行爲。

柒

一九三七年（民國二十六年）六月十四日，有南京分院的故宮文物清點完畢的記錄。七月七日，日本在蘆溝橋發動戰爭。

十七日，在廬山的國防會議中，蔣介石發表了「最後關頭」的談話，有即將發生全面戰爭的覺悟。

國民政府行政院火速下令疏散重要文物。

八月十四日，第一批最重要文物從水路運到漢口。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，是因前一年在倫敦展出時，最重要的美術品已經篩選出的緣故。運送的時候，得以就便延用原來的八十個鐵箱。

第一批的八十個箱子，從漢口運到長沙，保管在湖南大學圖書館。

日本海軍航空隊初次偷襲南京，是在這八十個箱子離開南京的隔天。依照行政院「文

物緊急疏散」的指示，故宮祕寶在南京根本不曾安定過。

從北京南遷時感覺像搬家，但這一次是緊急疏散。疏散分成水路和陸路兩條路線，九千多箱經由水路運往漢口，七千多箱經由陸路運往陝西。

日軍的攻勢很迅速，這一年的十二月，南京失陷了。而當時在南京還留有三千箱的文物。

由於忙於兵員武器的輸送、政府各官廳的疏散等，交通狀況又相當混亂，以至於留下了三千箱無法裝載，這是盡了人事後不得已的結果。

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張群將軍和南京市長馬超俊，不僅得籌措疏散費用，也忙著船舶和車輛等的斡旋，採取和軍事輸送相等的優先措置。

李同源被編進陝西組。

最後一班前往陝西的疏散文物列車，從南京出發是在十二月八日。日本軍脇坂部隊是在第二天抵達南京城光華門。

準備疏散最忙碌的時候，莊念偉來到車站的倉庫拜訪李同源。

莊念偉被分派到漢口組，主要是監督在碼頭的作業。

「來道別的。面臨不知何時才能再見的時局，千萬要打起精神好好地看管文物！」

莊念偉伸出手來。

想想，莊念偉是自清室成立善後委員會以來，在一起工作了十三年的夥伴。對對方懷抱的嫌憎感，已成爲李同源肉體的一部分。和莊念偉的分別，宛如從他的身上扯掉什麼似的。

「你也要保重身體。」

他回握莊念偉的手說道。

「還有一個人，有個說要和你道別的人。我把她帶來了……」

莊念偉一面說著，一面回過頭去。

倉庫的入口處，站著一名身穿藍色旗袍的女子。

「啊，素英小姐……」

那容顏和十三年前一樣幾乎沒變。她邊微笑著邊走近，握住李同源的手。

「好久不見，隔了十三年才見面，沒想到又要離別了。」

她的白色牙齒潤濕，閃了一下。

「妳，現在在哪裡？」

李同源好不容易開口問道。

「在行政院上班，機關已經疏散到漢口去了，等整理完剩下的公務，我也會去。」

「是這樣的嗎？……」

「前幾天，和莊老師巧遇。……提到同源先生還是單身？已經快四十歲了，怎麼還不結婚？」

「哎，不知不覺地……」

李同源低著頭說道。

莊念偉從旁插嘴：

「單身才輕鬆呢！我和妻子離婚後，也不考慮再婚了。」

「輕鬆這回事兒不只是男人這麼覺得，我也充分感受到單身的輕鬆呢！不過，在這種時局，女人一個人過活，畢竟還是孤單哪！」

素英說著，手捂起臉頰。

李同源知道素英一向剛強，對於她吐露了自己的軟弱面感到意外。他重新端詳她的

面容，在微暗的倉庫裡，看不見十三年的歲月留在她身上的痕跡。

「已經快四十歲囉！」

素英說道，彷彿知道李同源心理在想些什麼，無力地笑了。

「走吧！」莊念偉跟素英說完後，對李同源說道：「你和香爐在一起，不會覺得寂寞吧?!」

莊念偉的眼睛瞄了一下堆積在倉庫的木箱。李同源循著他的視線一看，那個塗有紅色記號的箱子在那裡。

（這個人都知道了嗎？）

李同源戰慄了。

他熱愛獅子香爐的事情，莊念偉以前就知道。但是，在包裝的木箱外假裝不慎潑到紅色油漆，事實上是在暗地裡做記號的舉動，彷彿對方也察覺到了。

「什麼香爐？」

素英問道。

「李先生很著迷乾隆時代的青玉獅子香爐，可以說，那已經不是故宮的塊寶，而是

李先生的寶貝囉！」
　　莊念偉如此說明。
　　「靑玉……獅子香爐？」
　　素英喃喃自語地直盯著李同源的眼睛看。
　　彷彿被素英的視線震住，他將頭低了下去。
　　兩位訪客終於離去。是短促的再會，也是別離。
　　（兩人都要去漢口，在那裡，他們會走得很近吧！）
　　輕微的妒意刺進了他的心裡，但是，只是輕微的一刺而已。
　　（她終將消失在香爐裡……）
　　他如此預感。
　　就在日軍攻入之前，李同源搭上了北上的津浦線列車。
　　他在裝載古物木箱的貨車上鋪了稻草，躺在上面。塗了紅色油漆的箱子放在即使躺著睡覺也能看到的位置。
　　列車從徐州進入隴海線，向陝西省前進。在離省都西安約一百五十公里的西方，有

個叫寶雞的城市。故宮文物被安排放在這裡。

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將軍，遵照中央的命令，很快地提供了文物的保管地點。地點在關帝廟和城隍廟。

但是，把同時也是貯存火藥的兵器庫——關帝廟，當作文物保管的場所，未免太雜亂。於是又在寶雞城外挖了四個洞穴，預備安置文物。

在陝西地方，本來就有居住窯洞的風俗習慣，有不少大得像大宅邸的洞窟，冬暖夏涼。可是挖掘以後卻發現濕氣太重，根本無法收藏文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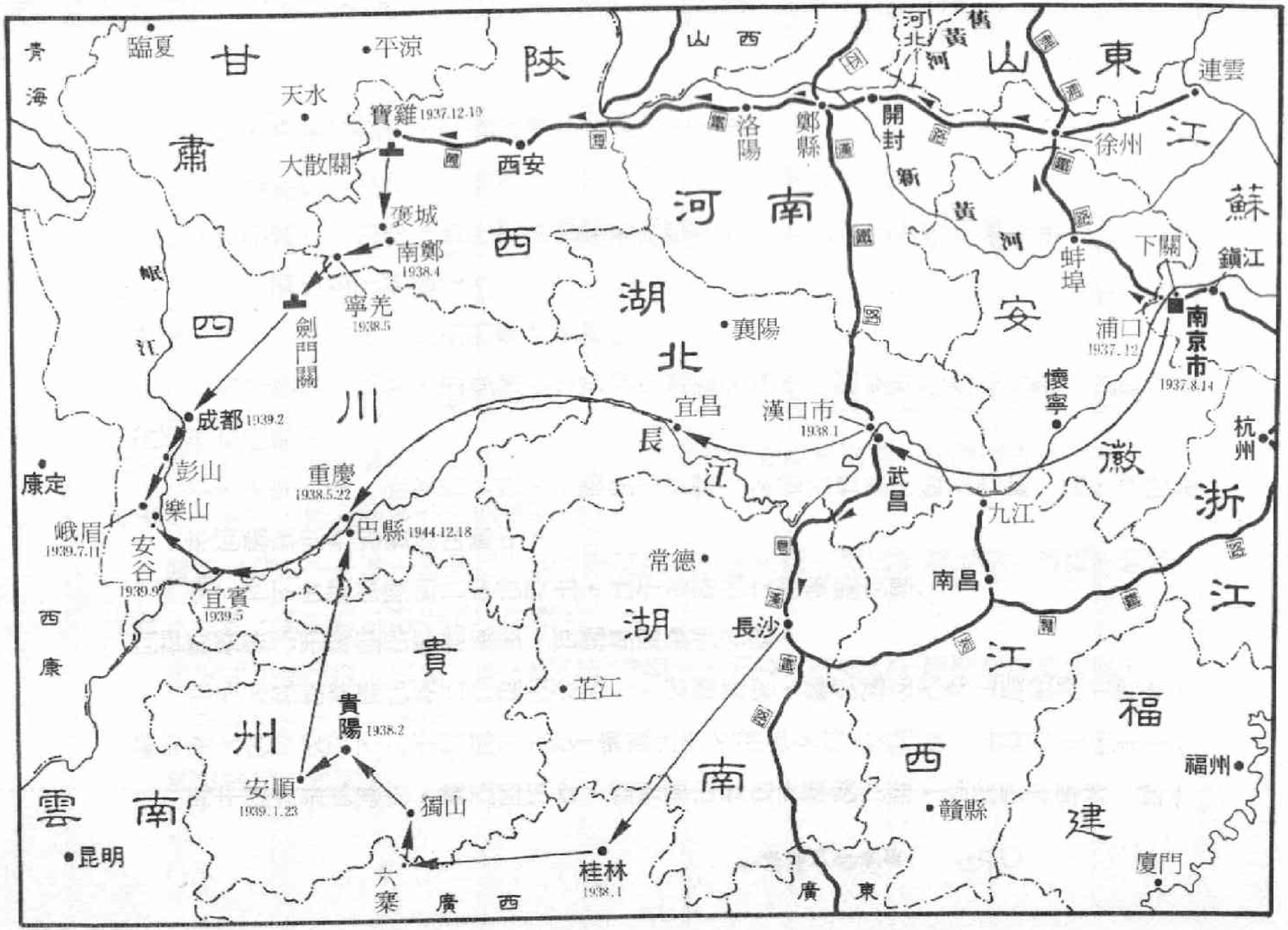
「地點選的不好嗎？這一帶的窯洞其實都挺乾燥的。」

博物院的職員們正百思不得其解的當兒，當地居民笑著說道：

「一下子就挖那麼大的洞是不行的啦！我們啊，造再大的窯洞，第一年也只挖一些，先住一陣子，等過了一年，再挖一點兒，多費幾年慢慢拓寬著挖，就不會有濕氣了。」

洞窟無法使用，不久後也接到將寶雞文物運往漢中的命令。

由於寶雞被政府安排為上海和天津地區工廠的疏散地後，成為工業地帶，因此，會有遭到空襲的危險。



故宮文物西遷（1937—1944年）

漢中指的是南鄭市，靠近四川省。從寶雞出發沒有鐵路可通，必須用卡車載。但一輛卡車大約只裝得下二十只箱子，爲了搬運七千多箱的文物，總計要三百輛以上的卡車。

在必須越過秦嶺的兩百公里的公路上，堆積著雪，輪胎都必須套上鐵鏈防止雪滑，同時還得提心弔膽地沿著斷崖走，可說是艱難的行程。

從二月下旬開始到四月中旬爲止，七千多箱的文物搬運完畢。

李同源五度往返寶雞和漢中。

在卡車車台上一面凍得發抖，一面還不時擔心著留在寶雞的獅子香爐，甚至幻想著它已被送到漢中。

心情最輕鬆的時候，正是搬運塗著紅色油漆的箱子。即使車子跌落谷底，也等於是和獅子香爐一起自殺，也沒什麼好遺憾的了。

——他蓋上毯子睡著了。

「你可眞行！在車子幾乎擦過斷崖邊的節骨眼兒，我可是緊張得睡不著！」

爲守護文物，從西安行營派來同搭一輛車的士兵噘嘴說道。

然而，在運送途中，政府的新命令又追了上來。

文物只在漢中停留了一個半月。

爲了將民族文化遺產送到安全的地方，眞正是要穿越李白所吟的「蜀道難、難於上靑天」的蜀道之險。這也是一千一百八十年前，杜甫爲了逃避饑饉，從秦州赴成都的路線。

在這條路線上，橫亙了幾條沒有橋的河川。因此只能雇用木船運載卡車。李同源一行人找到附近的居民協助，有時候還必須一起將木船推往上游處，整個人胸部以下全浸在水裡。然後，讓船順著水流抵達對岸。

運送文物的卡車每十輛編成一隊。李同源要求獲准編入擔任搬運紅色油漆箱子的那一隊，然後，始終都緊跟在箱子旁邊。

快接近白龍江時，天色已暗，風力也增強了，相當於隊長的年輕博物院科長表示：

「這種程度的風，沒關係。」

他要求強行渡河。

但被李同源制止了：

「在這裡住一晚，看看明天的天氣如何再做決定。」

科長嚇了一跳。從未表示過自己意見的李同源，竟以強硬的語氣主張延期渡河。

「就算是一天也必須儘早送到成都去。」

「一天兩天又怎樣？」李同源說道：「我們運送的到底是什麼東西，應該很清楚吧！」

被這麼一說，科長也不得不打消渡河的念頭。李同源的職位雖低，但他可是自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以來，道道地地的職員。

很幸運地，第二天沒有風，十輛卡車安全地渡過白龍江，他們一面瀏覽著西邊的劍門一面南下。

惟天有設險
劍門天下壯
連山抱西南
石角皆北向

……………

不知是否是因懷念骨瘦如豺地通過此地的詩聖，年輕的科長低聲吟誦著杜甫的詩作〈劍門〉。

在戰火最熾之時，守護著民族文化遺產的一個青年的感傷，李同源是無法理解的。攸關祖國存亡的戰爭，對李同源而言，不過是遙遠的景致。

突然下起雨來。

將塑膠布蓋在行李上，李同源鑽了進去，把臉頰貼近漆了紅油漆的箱子。

——他的人生在此。

從漢中到成都，是五百六十五公里的行程。天氣狀況好的時候，三、四天就能抵達，可是，一旦下雨公路立刻變得泥濘不堪，車子就無法前行。李同源的卡車隊花了六天的時間抵達成都，但也有花了半個月才到達的隊伍。

從成都返回漢中的卡車上滿載著四川的鹽，使得當時陝西嚴重缺鹽的窘況，因此獲得紓解。

託政府下達最高命令搬運古物的福，百姓生活的必需品鹽也獲得了補充。

——這不是本末倒置嗎？

對此，也有這種務實的批判。然而，批判的聲音並沒有再升高。

拐

故宮文物被安排優先疏散到最安全的地方。

在倫敦展覽的八十個鐵箱子也從長沙經由廣西省桂林，再轉移到貴州省的貴陽。

文物從長沙搬出後一個月，日本空軍砲擊了長沙。曾是文物保管所的湖南大學圖書館也被炸得體無完膚，文化的精華有驚無險地度過危機。

放在貴陽的八十個箱子，一年後被移到安順城外，沒有濕氣的天然洞窟「華巖洞」，是防範空襲的絕對安全地點。

莊念偉他們利用水路運到漢口的九千多箱文物，也在南京失陷後，從漢口上溯長江送到宜昌，等夏季的漲水期過後再運到重慶。

一九三九年（民國二十八年）春天，重慶遭到空襲。戰況愈來愈激烈，即使在內地也不安全。安置在華巖洞這個安全地點的八十箱文化精華，暫時可以不用擔心。

另一方面，也了解到像重慶、成都這種有遭遇空襲之虞的大都市，並不適合作爲戰爭時保管文物的場所。飛機的發展，強化了將文物安置內地的想法。

政府再度下達命令。

——重慶和成都的文物立刻在三週內，遷移到距離市區四十公里外的地點，然後，再找合適的收藏處。

博物院的幹部職員被派往四川省西部地方旅行，物色收藏文物的地點，選中了岷江沿岸的樂山和峨眉兩縣。

重慶的文物決定放在樂山，成都的文物則轉到峨眉。

樂山和峨眉近到當天就能往返。在南京分水路、陸路兩路輾轉遷徙的九千箱和七千箱文物，再度相遇在幾乎相同的地點。

也是李同源和莊念偉的再會。自從南京車站倉庫分別以來，已歷經了一年半以上的歲月。

峨眉縣城東門外的大佛寺，成爲由陝西、成都轉運來的文物保管地點。在那裡，李同源和爲了聯絡而從樂山來的莊念偉相見。

「精神不錯！一段時間不見，你曬黑了，看起來很健康。」

莊念偉說道。

疏散文物最辛苦的是陝西・成都組。莊念偉一行的漢口・重慶組是走能夠大量運輸的水路，沒有遭遇太大的困難。但李同源他們從寶雞以後，就面臨崎嶇難走的道路和河川，被沒有鐵路，以及僅能用運載二十箱文物的卡車運往內地等問題煩惱。雖然曬黑了，但那不是健康的象徵，不僅如此，身體被不慣於旅行和內心的焦慮搞壞了。

「不，體力變差了。」

李同源說道。

「這可不行！」

「你看起來倒很健康。」

「不，我也吃了很多苦，不過，現在工作起來倒很起勁兒……」

「不錯哇！」

「事實上，……我在重慶結婚了。」

「喔，這……」

「她現在在重慶。」

不用問，李同源也知道「她」指的是素英。

——在南京車站倉庫意外地感受到她的軟弱時，就預料到會有這種結果。

「但是，現在分開來住，很孤單吧！」

李同源一面找話題一面說道。

「她在重慶的行政院，得兩個人工作，沒辦法。」說著，莊念偉環顧四周，「有你在的地方，就有那個哩！」

莊念偉指的是上了紅色油漆的木箱。

李同源覺得對方的臉頰浮現著冷笑。

(他知道那個香爐是我做的嗎？)

李同源如此懷疑。

在南京車站的倉庫，當著素英的面提到獅子香爐的事。後來，莊念偉和素英結了婚，兩人都認識的李同源一定是夫妻之間常出現的話題。有關香爐的祕密，素英也許告訴了丈夫。

莊念偉走後，李同源因貧血病倒，被抬到醫院去。

他和香爐一起在峨眉縣待了七年。在這段期間，曾因生病停職了一年。

風光明媚的峨眉山，高三千公尺，山中有七十七間寺院，並以聖寺晚鐘、白水秋風、羅峰晴雲等峨眉十景膾炙人口。李白也作了首名詩〈峨眉山月半輪秋〉。

博物院職員在這裡的主要任務是，防火、防濕、防蟲、防盜，中央還派來一個中隊的軍隊，擔任警備的工作。

玉器和瓷器並不怕濕氣和蟲害，問題在書畫。只有書畫從上海轉到南京的時候，曾經從木箱取出置於分院內的陳列櫃。疏散的時候，由於太匆忙，沒時間一個個地檢查放回原來的箱子，而是放入丟在附近的空箱內。其他的古物則多半放在從北京南遷時的箱子裡，內容和在上海清點時製作的名單一致。因此，書畫除了爲防蟲害拿出來曝曬以外，也爲了重列名單而從箱子裡取出來過。

玉器在一九三三年（民國二十二年）運離北京後，曾經在上海開箱清點過，封箱之後，就一直被收藏在箱內。

李同源事實上已經很久沒看到心愛的獅子香爐了。如同不被允許與情人見面一般，

李同源顯得十分焦慮，對香爐的思念日益深刻。只要一閉上眼睛，香爐的細微部分便淸晰地映在眼瞼。將青玉的外殼緊緊地擁在懷裡。

那時，他經常發著微燒，但在發燙的頭部，只有香爐不斷淸涼地掠過。

莊念偉在戰爭後期，當上了重慶大學的兼任講師。在重慶的素英也經常到峨眉來和丈夫見面，不過有時是爲了公務。她經常帶領政府的外國客人

——美國的軍事顧問、外交官、實業家等，拜訪重慶。

提到觀光，在這一帶最有名的就是峨眉的名勝。

李同源也常常和素英見面。

有一次，莊念偉夫婦聯袂來到峨眉，三個人一起喝著美國人送給素英的威士忌酒。素英的酒量很好，那一天，可能心情好的關係，話談得非常帶勁兒。

「從北京到上海的時候，我其實挺猶豫的呢。……我曾想過就待在這裡，找個人結婚吧。……和同源先生也行。」

素英說道。可能是酒精的作用，眼眶都泛紅了。

「和我？……呵……」

李同源不知怎麼回答。

「嘿，我讓你摸過胸部吧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李同源反射性地看著莊念偉。

——素英的丈夫一臉怒容。

「可別說忘了喔！」素英盤腿說道：「不過，你比我年輕，再怎麼樣，我都很難主動啓齒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？」

和她的交談，表面上很融洽，甚至可以說親密得太過分了。因爲，連乳房被觸摸的事都說了出來。然而，對李同源而言，他覺得與素英的聯繫就此中斷了。因爲，素英對獅子香爐的感受完全褪色了。

更何況，莊念偉僵硬的表情令人不安。李同源討厭他，可以想見對方也一樣地厭憎他。素英表現出來的親密態度更撩起自己對莊念偉的憎惡。

「無所謂，我只要有獅子香爐就行了。」

莊念偉夫婦回去了以後，李同源如此喃喃自語，一骨碌地躺了下去。

戰爭結束前一年，莊念偉辭去博物院的工作，成爲大學的專任講師，博物院像是他的踏脚石。

八年抗戰期間，李同源的周遭呼聲不絕。徹底抗戰、民族至上、國家存亡之秋等口號，以及高聲慷慨的議論、愛國的呼喊、暗中低語的悲觀言詞，混雜著望鄉的叨絮、軍靴的跫音、砲車的響動。但是，李同源的內心深處穿著靑玉獅子香爐這件盔甲。玉外觀的潤澤微光一閃，全部的呼喊就化作寫在空中的平板文字，迅速地如泡影般消失。

——任何事情都沒有發生。

任何事物都穿不透他的盔甲。唯有生病時才能短暫地將他拉離收藏著香爐的木箱。

戰爭終於結束了。

——勝利、勝利。

勝利這個字眼在報紙上狂舞著。呼喊勝利的聲音不絕地響徹李同源的四周。他想起孫文進入北京和北伐軍收復北京的情景。如同當時那樣，人們狂熱的模樣在他眼裡，不

過是發生在雲霧般迷濛而遙遠地世界裡的事。

他並非不興奮。

——「文物復員」即將展開。一旦決定了博物院的地點，那個上了紅漆的箱子將被打開，如此就能和十年不見的香爐會面了。

一想及此，他的心雀躍了。

可是，文物復員遲遲不展開。

「疏散」的時候，動作很神速。從北京南遷的舉動，事實上在戰爭開始前四年就進行了。從南京作文物疏散，甚至有時優先於作戰計畫中的輸送。

民族文化的遺產不能遺失。但是，一旦知道了不會遺失，也可能產生不須急著復員的想法。

關於樂山、峨眉、安順三地的文物，在戰爭結束的翌年六月中旬，初次下令先集中在重慶。

成都的民衆強烈地反應，很遺憾故宮文物疏散到自己的土地上，保管了七年，卻連一次也沒見識到。因此，決定在成都舉辦展覽會，但僅限於書畫。

裝玉器的箱子依然沒有被打開。

疏散的文物在一九四七年（民國三十六年）三月，完成了集中於重慶的任務。將近兩萬箱的古物，全數從重慶歸返南京是在那一年的十二月。

玖

故宮博物院的職員在南京的第一件工作，就是調查疏散時被遺留下來約三千箱的文物。這批文物都被日本軍從朝天宮移到了北極閣，而清點的結果發現，這批文物幾乎完全沒有損傷地被好好地保管著。

「日本人也懂得尊重古物。」

相關人員奔相走告，高興古物平安無事。

其次是檢查復員的古物。

只有書畫在疏散時爲了除蟲，做了「曬晾」的舉動，玉器和瓷器則幾乎原封不動地放在箱子裡。

好不容易到了「開箱檢查」的時候，李同源忍不住心跳。

——十年。

現在，終於能親眼看到始終縈繞胸懷的獅子香爐了。

可是，李同源在南京終究還是沒見到獅子香爐。

開箱檢查展開的那一天，他再度因貧血昏倒，後腦勺撞到水泥地而不省人事。

雖然很快地恢復了意識，但醫生嚴格地命令他住院，開箱檢查就在這段期間進行。

(沒什麼好急的，一定能夠很快地見到香爐！)

他說給自己聽，凝望著病房裡白色的天花板。

他住院這段期間，內戰一天天的激烈，解放軍猶如怒濤般地展開攻擊。有消息傳來，國民黨軍在徐州的形勢不利。

博物院再度考慮疏散文物。

一九四八年(民國三十七年)冬天，決定將首批嚴格篩選出來的幾百箱文物移往台灣。才剛開封的箱子又裝進古物重新打包。

李同源在醫院看到了前來探望的同事們所出示的古物名單，青玉獅子香爐不在其中。

「對手是時代呢。那個香爐才經歷一百八十年。……兩千年的歲月，成了那些古玉

被選中的理由，就只是這樣。……」

他在病床上反覆地自言自語。

那一年的十二月上旬，莊念偉夫婦來到醫院。李同源望著兩人的樣子，忍不住揉了揉眼睛。莊念偉穿著合身的新灰色西裝，腳上是閃閃發亮的皮鞋。簡直像經常在街頭看到的暴發戶。

「我辭掉了上海的大學教職。大學教授又怎樣？……利益比名聲重要的時代來臨了！」

莊念偉說道。

他看起來生活得很富裕，比起名聲，一定是獲得了不少利益。但不知道是怎麼賺來的？

（這個人是爲了誇耀來的。）

李同源這麼想。

「我名利都沒有。」

他答道。

除了博物院裡的獅子香爐，他眞的是一文不名。

「這裡已經不是咱們能住的地方了，是共產黨的天下。我最近要到香港去，你最好也趕快脫身吧！」

「哦。……」

李同源心想，香爐要是送去台灣，他也跟著去；如果被留下，他就留在南京。他的去留完全取決於香爐。看到素英手指上光燦的鑽戒，他閉起了眼睛。

年底，博物院的同事來探病的時候，李同源得悉被嚴格選上的三百二十箱重要文物，將全部送往台灣。

「現在正拚命地打包呢！因爲情勢緊迫，不知道能送幾次，全部都送恐怕是不可能。政府機關和軍部想疏散的東西太多了，不能確保船的貨艙都能裝得下，現在，正和招商局交涉中，聽說新年以後，就能調到船。」

那個人說道。

「玉器很讓人擔心，」李同源說道：「應該不至於選無趣的東西，而留下好東西吧？」

「玉器全部打包了，問題在於到底要裝哪一件？」

翌日，李同源擅自出院，到博物院分院去了。得知第二次送到台灣的文物已送到下關的碼頭了。裝獅子香爐的箱子不包括在名單裡。

他去到收藏庫，走近堆積如山的木箱。從名單上知道了放獅子香爐箱子的號碼，找到後，用紅油漆在四周作了記號，畫上比以前更大的圓印子。

一九四九年（民國三十八年）一月六日，招商局汽船海滬號裝載了第二批一千六百八十箱的文物，從南京出航。

沒有人知道第三次的運送能否如期完成。

東北（滿洲）的五十萬名國府軍，都被林彪消滅了，徐州於一個月前失陷。由陳毅、劉伯承諸將領率領的解放軍，如雪崩般陸續南下。徐州一旦失守，長江流域就無法保住。因此南京、上海的人心騷動。

博物院的幹部雖然在各方面拚命地活動，但仍無法調度船隻。好不容易從海軍調到軍艦。由於這艘軍艦必須在各地運載重要貨物，所以，分配給文物的空間十分有限。

總之，只能把要運走的箱子先送到碼頭。

軍艦崑崙號到達南京是在一月底。李同源他們沙啞著嗓子督促苦力，拚命地裝塞文

物，直等到負責的海軍士官作出「到此爲止」的手勢。

運載量的多寡是由軍艦內的空間決定，和裝載時間的快慢無關。但是，必須盡可能迅速地搬運到軍艦內。

很不幸地，上了紅油漆的箱子在離碼頭很遠的地方，而且，是堆在下面。苦力們都是從近的箱子開始搬運。

木箱陸續地用起重機吊起，再放進軍艦內。

李同源一直魂不守舍。他抓住一名苦力的手腕央求：

「請先搬那裡的箱子。」

但是，苦力搖搖頭說道：

「堆在那邊下面的那個呀？不幹。」

每搬一箱，苦力都會領到一枝紅色的竹棒，交給領班。工資就以竹棒的數目來計算，因此，苦力們不會特意去搬動難搬的箱子。

李同源將手伸進口袋，掏出一把鈔票。時值通貨膨脹，鈔票不是一張、兩張。

「拜託！」

苦力檢查了這把鈔票的金額後，眨眨眼，答道：

「知道了。」

李同源鬆了口氣。

可是，當苦力喚了同伴抬出堆在下面上了紅漆的箱子，走到起重機旁時，站在甲板上的士官高舉一隻手，示意停止。

李同源近似瘋狂地跑上前去，他跑近停靠碼頭的軍艦旁，大聲喊道：

「請裝這一個！拜託。不是其他的箱子，不是有紅色圓圓的印子嗎？……那是最重要物品的記號，就請多載這只箱子！」

李同源全身冒汗。

風很強，不知道話傳到了沒有？他兩手緊握，向甲板上的士官打躬作揖似地，頭低了許多次。

士官像銅像似地站著，一時間毫無反應。

李同源跪了下來，額頭擦撞著碼頭的石塊。

可能被他的熱情感動了，士官終於點頭，伸出食指，向操作起重機的人做了指示。

——可能是指再裝一箱的意思吧。

紅印箱子被網了起來吊進軍艦內。

跪著的李同源蹣跚地站了起來，用手背擦汗，汗裡摻雜著沙子。

他就便搭乘崑崙號，前往台灣。

這次，文物裝了九百七十二箱。這是第三批移送台灣的文物，也是最後一批。前後三次的輸送，總計有兩千九百七十二箱移送台灣，其中，玉器一百零三箱，共計有三千八百九十四件。

抵達基隆的文物在楊梅倉庫保管了短時期後，又轉運到台灣最乾燥的台中市某製糖公司的倉庫。

由於工廠內煙囪林立，擔心會受到煤煙影響有所損害，於是又轉到郊外。三棟收藏庫在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村的偏遠鄉村北溝落成，是在翌年的四月。

玉器和瓷器都沒有開封地收藏在內，只有書畫因爲要改收在鋁製箱子，所以，取了出來。文書方面的工作先做，至於實物方面，開始文物的淸點工作是在一九五一年（民國四十年），預計以三至四年的時間進行。

第一年，清點了約六百箱。以在上海製作的詳細名單為基準。

清查工作在每一年盛夏的三個月中進行。因為被招聘的專家多半在台北的大學任職，所以才利用暑假工作。

上了紅漆的箱子在第二年被調來。

那一年，炙熱的日子持續著，李同源感到身子不適。清點文物的日子愈接近，他就愈感到緊張。

——在上海做清點工作以來，十七年間，他不曾再看到那座青玉獅子香爐。

在南京分院，體驗的是連解開行李的時間都沒有的疏散騷動，香爐被緊封在箱內歷經寶雞、漢中、成都、峨眉，輾轉變換地點。最後在重慶集合歸返南京。

在南京開箱的時候，他人在醫院。出院後，香爐因要送到台灣而裝在箱裡。

十七年來，雖然沒見過，但他的心從來沒有離開過青玉獅子香爐。他始終陪伴在裝著香爐的箱子旁邊。

——他覺得恐怖。

並非害怕審查的結果。關於這一點，他非常地放心。

——太深刻地浸透到自己內心的東西，即將被揪出來，扔到眼前。是靈魂被剜挖的痛苦。

——這種預感讓他覺得戰慄。

面對自己那緊黏在香爐上虛幻的血色，他畏縮了。

香爐的靑玉，正因爲交響在那深淵的澄澈顏色，彷彿是肉眼看不見的碧血，如此鮮明地映照在心眼裡……

（我在害怕自己。）

李同源呼吸困難地掙扎著，嘗試著鎮定情緒。

「李先生，你臉色不大好。」

淸點委員會的書記說道。

「沒什麼，因爲太熱了，……」

李同源勉強擠出笑容，額頭上滲著黏汗。

終於，上了紅漆的箱子開封了，工人和年輕的科員打開蓋子，取出箱內的玉器，剝開包裝紙，依順序排在地板上。

一溜眼環顧的話，應該很快看到青玉獅子香爐。可是，李同源略微彎腰，眼睛直視地板的角落。如果香爐被放置在下方，最遠只達到那裡了。

——他握著拳頭，儘量不轉動視線。

「全在這裡了，照名單順序來吧！」

書記的聲音聽起來像宣告什麼似的。李同源緩慢地抬起頭來。

（才瞄了一眼。這不是正式的會面，等一下再慢慢地找……）

這並不是公開的場合，因此，他努力地緩和內心的緊張，並且很快地將視線在玉器類上掃視了一下。

（沒有！）

李同源臉色蒼白。

大小四十件玉器排列著。即使眼睛掃射得再神速，香爐如果在的話，絕不會逃過他的眼睛。為了慎重起見，他又再環視了一遍。

香爐還是不在。

有一個相似的。蓋上刻有獅子，是雙龍耳的香爐，尺寸也差不多一樣。顏色稍微淺

藍，是沒什麼韻味的普通玉，雕刻的手法也很粗糙。

相似的只是形狀而已。以和心相繫的眼睛看的關係，外型的相似並沒有攫住他的視線。

三個專門委員分開調查玉器。一個委員走近那個似是而非的獅子香爐旁，科員一面看著名單，一面從旁說明：

「是乾隆的青玉，有銘文。」

委員將香爐翻轉過去說道：

「乾隆三十四年的呀！……沒有必要特地帶過來的物品嘛！名單上怎麼寫的？」

科員唸著形狀、顏色和尺寸。

「的確如此。……青玉有很多種，乾隆時期，也有拙劣的雕刻師。」

委員以無趣的表情說著，繼續審視下一件玉器。

李同源整個人感到暈眩。

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管理玉器的時候，刻有乾隆三十四年銘文的除了獅子香爐外，再也沒有別的了。

（這麼說來，這是那個的贋品嗎？）

他感到全身的血在流失，眼前一片模糊，突然失去了意識。

拾

（究竟是誰做的贋品呢？）

在醫院病床上意識恢復的李同源，第一個想到的念頭就是這件事。贋品的出現，表示那個香爐不見了。當那個香爐被放進故宮時，之前的原創品似乎已經遠渡重洋到了美國。

誰拿走的呢？

（一定是個恨我的傢伙所爲！）

李同源如此想著。

莊念偉的臉突然浮現眼前。

——那個香爐被奪走，對李同源而言將是何等沉重的打擊。

除了莊念偉，不會有人知道。

當素英提到乳房的話題時，莊念偉憤怒的表情下，莫非隱藏著黑暗的憎惡？從在上海天主堂街的倉庫，重新審查裝箱後，一直到在台中霧峰鄉的收藏庫因清查而再度開箱為止。

——這十七年之間，是在何時、何地、以及如何地被掉包的？

據李同源的推測，一定是素英在莊念偉面前提及乳房的事情以後。說推測，不如說是肯定。

那麼一定是在峨眉了。能夠自由出入有一個中隊守衛的峨眉大佛寺的，只有博物院的職員。但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以後，規定不准一個人單獨進出大佛寺，原則上必須組成小組才能出入。但是，收買幾個人、再巧言欺騙的話，想取出物品並將替代的贗品帶進去，並非不可能。

至於封印，則因長期以來，蠟的脫落以及紙張的磨損，已經重貼了好幾次。實際上，李同源在峨眉時也做過這樣的事。

如果將既憎恨李同源又想要能夠偷天換日的人，限定在博物院職員的話？——無論怎麼想，除了莊念偉，實在想像不出還會有誰。

犯人是誰，已經是次要的了。

現在，李同源的心，出現一個空空的洞。不，應該說是整顆心都被刨挖一空。想著犯人是誰，並非他的心，而是餘留的情緒在作祟。

如何處理這個空洞？

他感到一籌莫展。

有一天，科長前來探病。

「你是故宮成立以來，很有功勞的人，我們卻沒有獎勵功績的辦法，實在非常地遺憾。怎麼說呢，因爲預算有限，薪水又少。可是，你仍然帶著病體拚命地工作，非常地令人佩服……。」

很含糊的說法。其實，科長眞正想說的是——剛從學校畢業的職員增加了，年邁的職員如果不看好時機退休，還眞令人困擾。……

但是，科長又表示要介紹他到台北某美術商那裡工作。工作輕鬆，待遇也不差。

「好，就到那裡去吧！」

李同源答道。

如今知道獅子香爐已經不在了，故宮中如何珍貴的祕寶，對李同源而言，都只是破爛。

也沒有留在台中的必要了。心被掏空的男人，隨風順勢漂泊是他的宿命。

任職的台北美術商那裡，其主要交易的是瓷器，玉器並不太多。正如科長說的工作很輕鬆。

來到台北，大約過了一年以後，李同源遇見了一個稀罕的人物。那個潤古堂的幕後老闆日本人野口。

當時李同源大約二十歲左右，現在則已經五十幾歲了，起初他喊住野口的時候，野口怎麼都想不起來這個人是誰。直到說出潤古堂，野口才拍著膝蓋說：

「啊，你是在王福生先生教導之下……，那個雕刻玉的……好久以前的事囉。」

野口已經快七十歲了，但仍在從事美術品的買賣。到台灣旅行，爲了順便調查一下行情，所以來到美術商這裡，他操著沒有忘記的中國話談著。李同源正好在那家店。

幾天後，野口請李同源到餐廳吃飯。

像野口這樣的人，不會只是因爲過去認識，就毫無理由地請對方吃飯。果然，提到

生意了。

「李先生，看在過去的交情上，能不能再幫個忙？是香港啦。我最近要在香港開店。那裡呀！從大陸逃出來的有錢人，手頭上有很好的古董品呢！他們會慢慢地脫手。是難得的機會哩！」

如同不放過清朝崩毀後的機會一般，野口料準了逃亡富豪會開始走向窮途末路。

一年後，野口在香港開了店，李同源去了那裡。

他答應野口邀請的最大理由是，在香港也許能碰到莊念偉。他想徹底了解獅子香爐究竟怎麼了。

他期待著莊念偉從事專業的古美術工作，那麼在香港只要問問這一行的人，就可以知道他的下落了。

在香港一打聽，果然很快地就得到消息。——但是，卻是他已在兩年前去世的消息。

（正是我看到那個假香爐後，整個人幾近崩潰的時候。）

李同源心想，這眞是上天注定好的。

莊念偉做的是以外國人爲對象的古美術掮客。聽同業說，他做的生意並不太大，但

生活過得很富裕，他的遺孀至今仍住在很寬敞的大宅邸裡。

獲悉了地址後，他前去拜訪莊念偉的遺孀素英。她的確住在傳聞中的大宅邸。

「你也該來了，我正等著呢！」

素英看到李同源後，突然說道。

「什麼？」

是沒有預先告知的拜訪。李同源並沒有聽懂素英早已等著的弦外之音。

「清點台中故宮文物的工作已經展開的消息，對了，大約在三年以前，就在美術相關者之間傳了開來。念偉那個時候就半開著玩笑說，你可能會臉色大變地跑來，我們逃到美國去吧。……不，也許不是在開玩笑。」

素英說道。

「果眞是莊先生做的？他一定很痛恨我？」

「痛恨？沒那回事！不只如此，還暗地裡尊敬著你呢！他很羡慕你對古代美術，尤其是玉的鑑賞力。所以……」

「所以……怎麼啦？」

被李同源催促似地追問，素英的眼睛轉向窗外，說道：

「疏散到四川的時候，念偉需要錢。身爲妻子的我，因爲做的是接待外賓的工作，過的是優裕的生活，我想，可能多少刺激了他。……那座寶山，就在一心一意想要錢的念偉身邊。……他想到偷那些寶物。」

「這麼說，不只偷了那個香爐囉？」

「對，有二十件左右，……一名曾做過古美術掮客的美國人布拉姆伏特，正好在重慶。那個人慫恿念偉，而且安排製造替換品、仿造品的也是布拉姆伏特。」

「是爲了錢？」

「沒錯！」

素英毫不猶豫地回答。

然而，當時讓李同源感到憎惡的是莊念偉的僵硬表情，究竟意味著什麼？

（把這個人最鍾愛的香爐，換成大筆鈔票。……）

因爲這麼想，所以，表情變僵硬了？

「可是，……那個香爐是我做的。……素英小姐，妳不是知道的嗎？」

「知道。我每天晚上，用肌膚溫熱，坐在你身旁，讓你的手觸摸我的乳房……，激起你的激情，是你用你的激情做成的不是嗎？」

「妳沒有告訴莊先生這些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素英的視線終於回轉。李同源偷瞄了她的眼睛。

（這雙眼睛表示她並沒有說謊。）

李同源靠在椅背上，疲倦從心底升起，他閉上眼睛說道：

「那個香爐對我而言，有什麼意義，妳並不知道？」

「我知道。」素英慢慢地回答：「聽到你深深地被那個香爐所吸引……，不如說，是的，不如說是我告訴念偉的，同源先生那麼愛那個香爐，一定是了不得的東西。……是的，是我唆使的。因爲，在那裡面……那裡面，有我。……對我來說，我想離開你，可是我始終覺得自己正被拉近你的身旁。」

「不對！」

李同源無法說下去了，一逕地搖頭。

的確有一段時期她是在那個香爐裡面，但是，早就漸行漸遠，到最後已完全剝落了。誤解再加上誤解，在那底部，清澄的憧憬和污穢的物慾相互糾葛夾纏著。

「喔？……但是，我是這麼感覺的，對不起。」

素英垂下眼睛。

「現在，香爐在哪裡？」

李同源問道。

「布拉姆伏特把從念偉那兒買去的東西，全部轉賣給一個叫布林的有錢人。布林先生已經去世了，遺族將他在M市的別墅改爲小美術館，在那裡展示布林氏生前的收藏品。」

「喔！」李同源站起來說道：「存了錢以後，總有一天要去美國。」

野口交給李同源經營的香港的店也取名「潤古堂」。契約是採取佣金制，李同源有生以來如此努力地做生意。因爲必須存錢去美國。

他那原來空掉了的心，猶如再度鑲上一顆生存時所必須的小小的核那樣。向素英開口，說不定能湊出旅費來，但那毫無意義。

素英可能也察覺到這一點，她只說：

「你去美國的時候，務必讓我同行，我可以當你的口譯。」

兩人從那以後，也很少見面。

三年後，李同源和素英一起前往美國。

兩人都快六十歲了，李同源的頭髮全白，素英看起來則比實際年齡年輕三、四歲。怎麼看都像是對老夫妻一起觀光旅行。

M市的布林美術館很小巧，但玄關旁的休息室則意外地極寬闊。沒有其他參觀者。看得出來平時訪客也不多，走在磨得光亮的大理石地上，彷彿不知會被吸進哪裡去似的。

「先休息一下再進去吧！」

李同源說道。他已接不上氣了。

——和青玉獅子香爐的邂逅，已相隔了二十三年。

素英到事務所賞了介紹書後走進休息室。

李同源閉著眼睛，將身子深埋在沙發裡。

李同源心想在見香爐之前，必須先鎮靜下來。感覺身體彷彿浮在雲端。想加上什麼重量，好讓脚著地。開口說話也許能夠穩定些，雖然腦子一片空白，但還是開口說話了：

「師父答應接下潤古堂的時候，妳好像非常反對。」

「是的！」素英答道：「廣東革命運動殘留下來的火使我這麼做的。那時，還餘留著殘火。……我的一生，全部投注在廣東那一年了。在那裡燃燒的火，微微弱弱地過了兩、三年……然後消失。後來像是靠著別的火種而活下來。」

「我的更短。燃燒的只有創作香爐那幾個月。」

「可是，殘留的火似乎繼續燃燒得很久。……有三十五年了吧！」

「不像妳，具有找到其他火種的才能。」

談話到此中斷，李同源還不想站起來。

——比在台中收藏庫體會到的更恐怖的情緒，強烈地制止了他。

素英打開介紹書，譯成中文給他聽：

「針對青玉獅子香爐是這麼寫的。……和這個形狀幾乎相同的東西，出現在華盛頓R氏的收藏品裡，銘文也一樣，不知是誰模仿製造的。專家一致認定，本美術館所收藏的是原創品。這可以從質地優秀的玉、絕妙精緻的雕刻手法，以及獲取管道的確實等條件加以判斷。……R氏的收藏品是在北京從宦官那裡得到的，當時，他們經常把贗品賣

給外國人。關於本美術館擁有的這件文物，雖不宜透露取得的管道，但確實是來自世界最高權威的收藏處，因此管道是無庸置疑的。……順帶一提，在剛才提到的R氏收藏的名單中，那個香爐已完全被刪除了。……」

「寫了這些事情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你做的成了原創品，將一直流傳下去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？……走吧！」

李同源站了起來。

休息室的牆上貼著幾張海報。聽素英的說明後知道，那是布林美術館的收藏品，在各種展覽會作特別展出時的海報。

就在李同源站起來的同時，眼睛偶然地觸及其中一張海報，瞬間，閃電般地貫穿了他的全身。

海報的圖案以黑色爲背景，那個青玉獅子香爐就嵌在其中。香爐浮在空中，如夢似幻。再沒有比這個的存在更爲清晰的了。

正因爲沒有預期，李同源的內心深處，感受到極大的衝擊。眼前一陣暈眩。

——幾年來不曾發作的老毛病，突然發作了。

他倒下的時候，額頭撞到旁邊的紫檀椅的一角。

素英嚇了一跳，將他扶了起來。

從額頭流下細細的血絲流進了眼裡。他眨著眼睛，並沒有失去意識。

素英扶他坐在沙發上。被她撐著的時候，李同源將一隻手放在她的乳房上。坐下以後，他的手並沒有離開她的胸部。

「沒關係的，只是眼花而已。」

「啊，那就好。」素英身子不動地說道：「嚇了一跳。……得再休息一下子才行。」

「好，暫時休息一下。……然後再請人叫車吧！」

「等看了香爐以後吧？」

「不，不用再看了。……看不得。」

李同源閉上眼睛，如此說道。

素英的乳房感受到李同源手掌的溫熱。

——這個人，找到其他火種了嗎？她如此想著。

她悄悄地伸出一隻手，留意著不移動上半身，從皮包掏出手帕，擦拭李同源額頭上的血漬。

「全部……世間全部，都向我靠近了。現在終於明白了。……到美國來還是值得的！」

閉上眼睛，李同源如此低語著。嘴角浮現出一絲微笑。

青玉獅子香爐

陳舜臣 著

姚巧梅 譯

一九二三年紫禁城一場大火，點燃了青玉獅子香爐的生命，嫋嫋縈繞著李同源一生一世的執著。

在詭譎多變的時局裡，獅子香爐成為李同源生命靈魂的寄託與依歸。當烽火連天，神州變色，故宮珍寶輾轉南遷，青玉獅子香爐行蹤成謎時，心靈深處已幻化為青玉獅子香爐的李同源頓失了一切精神的依靠。

尋找獅子香爐，尋找遠颺的靈魂，李同源，能否再一次與青玉獅子香爐重逢？

◆第六十屆直木賞得獎作品

ISBN 957-32-3354-1 (857)

00140

9 789573 233541

N8009 遠流 NT$140